



六

粹卷第四十一

議議

唐丞相太保贈

獨孤及

唐丞相謚文貞相

梁肅

唐丞相江陵尹御史大夫

獨孤及

駁議呂諲

權德輿

權德輿

獨孤及

唐丞相贈司空李德裕

權德輿

唐龍右節度經略使郭知運

獨孤及

駁議郭知運

崔原

唐御史中丞盧奕

獨孤及

唐常州刺史獨孤及

權德輿

古諸侯世子謚議

白居易

唐丞相故太保贈太師苗晉卿

獨孤及

大師稟天純懿為唐股肱兩朝當國庶績惟允論道賦政送往事居叶恭秉彛勳罔違德惠和以懋其業明哲以保其身昔嘗懸衡九流剖竹四郡刀尺之下無滯用襦袴之內無貧人洛陽居

夏朝時天寶之季二京為戎聖廟西狩德光左袒大師踐
易心處橫潰不忘國有身披劬於豺狼之口道不汙而節不奪忠
之大者至德乾元中天下多故皇綱未張肅宗脩漢宣故事用刑
名繩下而大師以曾參為師持清靜守職勵翼王度持順事與人
亦寧一賦賦茂焉能知人能官人慎選乃僚言刈其楚至有拔群
萃而取公器不五六年比有表職者光映冊府當代榮之漢史稱
胡廣與故吏陳蕃並為三司大師有焉夫九德成事實為之首百
工惟時哲則能惠宜其卓夫眉壽為國元古者生以行觀其志
沒以謚易其名字之美惡視行之大小後代或二字以表德貞忠
文子是也或二字以彰善鄭文終侯留文成侯是也蓋其跡大名
盛則禮優謚崇大師德冠措紳六年周召將加誅謚之制宜以贊
留為準謹按大戴禮體和居中曰謚文賢有成曰獻稽千載之令
典合二名以配德請謚曰謚獻謹議

唐丞相謚文貞揚綰謚議代太常寺蘇端駁議 梁肅
議曰有國之典有以位叙其德沒以謚易其名名之小大視德之

美惡蓋書其著而略其微要其終而明其義故曰謚以尊名節以
一惠耻名之浮於行也揚文貞體淳素之質悅時中之德爰自下
列至于宰司秉心不渝動必由道與夫立功立事開物濟衆不同
日語矣而清儉厲俗明哲保身曰文與貞在我惟允秉公議者其
誰曰不然今奉符謂公與元載六族嘗為載薦引載之各惡悉歸
於公斯乃昧於觀行定謚之義且非君子成人之美也請區而評
之昔荀爽為董卓所舉致位三公及卓數亂漢政可謂甚矣而漢
史曾不以卓之過累於慈明晏子陳氏俱在齊侯陳志邪而晏志
正春秋亦不以陳之惡延於平仲是知道不必合事不必周則載
之於公其事可見况當載秉鈞而公不參大政載以時均慕我我
則靜而守中因踈為簡適見清節又有發載之惡皆漏卮致辭患
自撥也庸可救乎及夫載覆其諫膺大任任職日淺屢以疾辭
位且不安安可以啓悟而責之乎昔季文子相三君無食粟之馬
衣帛之妾君子以為忠楊公以大名厚位出入三朝無宅一區無
馬一駟志於清白交不諂瀆可不謂貞乎掌訓誥秉鈐衡

貳宗伯潤色王度無管厥美加以敏而好學見善如不及
文乎謹按謚法貞之例有三清白守節曰貞大憲克就曰貞憂國
忘死曰貞文之義有六經緯天地曰文道德博聞曰文愍人接禮
曰文不耻下問曰文慈惠愛人曰文修德來遠曰文名既不備事
亦殊貫又安可以二王三恪私廟家祭之闕併責於一名哉若具
美果在一名則士文伯孔文子且無經緯天地之文孟武伯審武
子又非克定禍亂之武若以廢禮不稱其名則撤孫辰縱逆祀不
得謚文管夷吾臺門反地不得謚敬是知謚名之道取其所長則
捨其所短志其大行則遺其小節使善惡決於一字褒貶垂於將
來蓋先王制謚之方也若然數名實形於公論宜取坦然明白
彰於遐邇者今或乘人之意肆其私論所請抉刺骨之說非
正議也且聖人無全能才不必備於身亦不立言正色耻君不如
堯舜其節大矣而昧於知人許公瓌固執條認延沮邪計其志明
矣終不能守故春秋為賢者諱過傳稱不以一善掩大德語曰無
求備於一人蓋二公所以為文貞也若曰百官所屬九德成傳如

周公之文宣然後擬議則千古莫嗣而謚典絕矣安在一二蘇魏
足為定制乎謹上參典禮近考故事楊公之名請如前議云爾

唐丞相故江陵尹御史大夫呂誼謚議

獨孤及

呂誼任職從政聰敏肅給能以才智潤飾吏道至德中典三司同
鞫大獄獨引律文附會經義而一反之當時率用中典誼參其論
在台司擬雖無匪躬之能然平章法度守而不失其為荆州一
年有成號令明具賦歛均一物有制而事有倫大抵以威信為主
戮陳希昂按申太芝之奸而三楚之人悅厭厥功茂焉自至德已
來荷推轂受賑之寄處方面者數十輩而將不驕卒不惰政修人
和如誼者蓋鮮矣豈不以人散久矣而兵未戢浥濁流者難俟清
整禁絲者難為工誼當此時能以慈惠易其疾苦且訓其三軍如
臂使指盜境在拔蔡响棗之盜而楚人到于今猶歌詠之其識略
必有過人者雖勿褒之其可乎按謚法威德克就曰肅禁暴威也
愛人德也考禮議名而擬諸其形容請謚曰肅謹議

駁議呂誼

嚴郢

伏以故相國江陵尹兼御史大夫贈吏部尚書呂公諱其
累當大任至德之初天步艱難公首披荆榛扈蹕靈武忘軀進忠
一日三接先朝察匪躬之節納沃心之議爰立作相弼諧神人其
嘉謀嘉猷可替否之跡入則造膝出則詭辭溫樹不言難可得
而知也至有爛焉明白欲蓋而彰者請區而載之乾元收復之際
西都衣冠多繫於三司詔獄御史中丞崔良器議事失入時宰苗
太師崔趙公等雖廷諍之徒未堅決公有犯在隱引經正辭上呈
其言刑為之省所全活者蓋數百人明主收霜電之威聖朝行寬
大之典者繫公之力也古者進賢受上賞書不云乎咎繇曰都在
知人公踐台衡專以推賢任人為務故相國房公瑄故吏部侍郎
韋公陟入登右職皆公之由今日國黃門侍郎杜公之莅江陵也
公薦在方面之任今相國中書侍郎元公之在度支也公咨以幕
府之政曾未數歲而二相接武於上台天地交泰聖賢相得庶績
咸熙五典克從者資公之舉善也則子皮之舉子產鮑封之舉管
仲蕭何之舉曹參武侯之舉蔣琬方之前人我有餘地其在荆南

也哉兵和衆人行其止理績為天下最雖古之羊杜無得而踰今
大常議荆南之政詳矣而曰在公司斷斷無匪躬之能者乃快取
掩瑜之論非中適之言也國家故事宰臣之諡皆有二字以彰善
旌德焉夫以呂公文能無言武能禁暴貞則斷事忠則利人盛烈
弘規不可備舉傳叙八元之德曰忠肅恭懿若以美諡擬於形容
請謚呂公曰忠肅謹議

重議呂諱

獨孤及

博士獨孤及議曰呂諱任宰相日淺當時會肅宗躬親萬務庶政
辟臣畏威全職而已雖有謨謀於嚴廊之上莫由有知之者其制
門之政為仁由已略見於事其恩惠被於物風謠存乎人故人得
而稱之議名之際敢不闕其所疑而錄其尤者著者有司之職也
其諡實於獄在承執政之前疊議之詳矣敢辱再告至若推進名
賢使登大任既同溫室之樹且行狀所不載孔子曰君子於其所
不知蓋闕如也故不書今奉符令必用一字且以忠配肅謹按舊
義凡設者之故吏得以行狀請謚於尚書省而考行定益

有廷辯可否宜在眾議今感議撰論異同之說並故吏軍
亂有人尸祝之分違公器不私之誠且非唐虞誦錫僉曰之道昔
周道衰孔子作春秋以繩當代而亂臣賊子懼謚法亦春秋之微
首也在懲惡勸善不在哀榮在議美惡不在字多文王伐崇周公
殺三監誅淮夷皆重耳一戰而霸諸侯武功盛矣而皆謚曰文以
翼缺之恪德臨事審前之忠於其國隨會之納諫不忘其師言身
不失其友其文德豈不優乎而並謚曰武固知書法者必稱其大
而略其細故言文不言武言武不言文三代已下林散禮壞乃有
二字之謚二字謚非古也其源生于衰周施及戰國之君漢興
何張良霍去病霍光俱以文武大略佐漢時致太平其事業不一
謂一名不足以紀其善於是乎有文終文成景桓宣成之謚雖讀
禮其矣然猶疑不失人唐興參用周漢之制謂魏徵以王道佐特
近文直言極諫愛君而忘身近貞二德並優發一莫可故曰文貞
公謂謂謂謂謂謂謂謂謂謂謂謂謂謂謂謂謂謂謂謂謂謂謂謂
則謂謂謂謂謂謂謂謂謂謂謂謂謂謂謂謂謂謂謂謂謂謂謂

此皆有為譽為之者此無殊途事歸一貫則直以一字目之故杜如
晦謚或封德彥謚明王珪謚懿陳叔達謚忠溫彥博謚恭岑文本
諸憲章巨源謚昭唐休璟謚忠魏知古謚忠程日用謚昭其亦不
可悉數此在當時赫赫以功名著者相位者謚不過一字不問其
子孫佐吏有以字少稱屈者由心言之二字不必為褒一字不必
為貶若諱貶果在字數則身竟舜禹湯文武成康不如周威烈王
靜慎王也齊桓晉文不如趙武靈魏安釐秦莊襄楚考烈也杜如
晦王珪以下或成或明或懿或憲或惠不如蕭瑀之貞徐也歷考古訓
及貞觀以來制度似皆不然今奉所議云國家故事宰相必以二
字謚未知所出何品或謂其固平謹當以為按據若忠者臣事君之常
道苟靖恭于位誰則非忠非有炳然之異則不以為謚如議獄緩
死任賢與善德之美者然肅者威德克就之名足以表之矣月令
曰孟秋天地始肅詩曰曷不肅雍又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肅嚴
也敬也忠之屬也天地不肅則歲不成宗廟不肅則禮不立軍旅
不肅則人不服肅之時義大矣哉以謹之從政也威能

齊眾故以肅易名而忠在其中矣亦猶隨會審前之不悔
因而重之然後為美魏晉已來以賈詡之等美賈逵之忠壯張既
之政能程昱之智勇顧雍之密重王渾之器量劉惔之監裁更翼
之志畧彼八君子者方之東平宜無軒德死之日世謚曰肅當代
不以為賤何嘗徵一字一字為之升降乎謹上稽前典下據甲令
參之禮經而究其行事請依前謚曰肅謹議

唐丞相贈司空李揆謚議

權德輿

將仕郎守太常博士臣權德輿謹曰李揆端莊粹溫潔廉淑慎用
文章術學資適逢時奮其英華以取貴達如良扈投刃無復肯繁歷
諫曹左史司正言貳春官以至於平章大政在帝左右必以文詔
藩身奉法導職官曹無批政如族無倖人束帶山立敷陳前志儼
然而溫有碩儒大臣之度或起或廢其道其美昔觀射父能作訓
辭以行事於諸侯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叙百物揆實有之建中
中西戎乞盟以舊齒宿望將命殊俗結華夷之信董衣裳之會已
事迴車歲當興元匪躬靡盬至河也而歿追錫司空恩禮有加按

謚法曰率事以信曰恭不懈于位曰恭揆果行求已致位台司歷
官陟降十有八次周旋敬慎以揚職業不曰率事以信乎及逾懇
車之年奉絕域之使受詔即路視險若夷貞厲盡瘁復於左轂不
曰不懈于位乎昔意玄成程方進以經明為漢相而皆謚曰恭亦
揆所履節以一惠勤官死事炳然昭明有司易名請以恭謚

故左武衛大將軍持節肅右節度經略大使兼鴻臚卿

御史中丞贈涼州都督太原郡開國公郭知運謚議

郭知運驍勇有謀善於用兵起行閒為唐一將當時唐興百餘載
矣天下充富太倉有一十年之蓄玄宗循漢武故事方銳意拓土
知運適與時會遂扶乘天威奮其材力敢與虜確故能破默啜可
汗以靖北庭敗吐蕃誅康待賓隴底以西烽火為息慰薦墜下吏
士任必以材往往超倫績用茂著王君奭以果勇代處分閩之寄
牛仙客出將入相以清幹信謹稱斯又獎拔之明也當時議者謂
知運與郭虔瓘王晔薛訥並為中興名將至今隴上將士思之或
有起祠宇於故城遺壘戶而祝之者上元中肅宗加太公

成王之號知運列於配食之位則其勳伐事業宜有以美稱之
者謹按蓋法服叛懷遠曰威易曰厥孚威如繫辭曰弧矢之利以
威天下虞書曰董之用威傳曰非威非懷何以示德則威者聖人
所以佐仁義以齊天下者也施於名號可以表將帥之德請諡知
運曰威謹議

駁議郭知運

崔廈

左司員外郎崔廈議曰郭知運承恩詔葬向五十年今請易名竊
恐非禮謹按禮記云禮時為大又曰過時不為禮也昔衛公叔文
子卒將葬其子成請諡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易其名者蓋
時不可踰也節度既名不淨行數紀之前門生故吏已合謀諡今
乃申請竊將有為而作節度嗣子英又頃屬多故屢制方隅朝廷
策勳位表端摯附從者竊不中之禮會無兵之求况節度當開元
初眉贈特加碑誌逾等皆出恩命追悼之過亦已當矣今又鹵莽
外制曲章追送往之闕遺等將來之冒昧况今製土者接畛專征
者百輩若率而行之誰曰無請不惟有司疲於簡牘抑恐名譽等

節度台諡而不以其時則嗣子廢先君之德若不合諡而苟遂其
志則先君因嗣子而見尊以僕射而言恩貽越禮之讓以國家而
言又殊旌善之體請下太常重議

重議郭知運

獨孤及

博士獨孤及議曰禮時為大順次之將葬易名時也有故闕禮
道遠請諡順也假如諸侯五月而葬魯惠公之葬也亦有宋師至隱
公元年十月而改葬不以踰時廢禮又公叔戌諡諡適當葬前謹
按禮經曾不言已葬則不可追諡况帝王殊塗不相公襲新禮則
死必有諡不云日月有時今請易名者五家無非葬後苗太師一
年矣呂諲四年矣盧奕五年矣顏杲卿八年矣並荷褒寵無異同
之論獨知運以其子不幸遂以過時見抑苟必以已葬未葬為節
則八年與五十年其緩一也而與奪殊制無乃不可乎議云已孤
獨孤及不為父作諡此謂其父無位而子居大官不當以已之貴加
榮於父也禮不云乎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耳若知運

面之奇位列九卿茂勳崇名與衛霍侔飾終之禮宜加於
等豈得因依嗣然後遂之在領者率多起有取也諫中雖
祖父爵位與知運齒者鮮矣奈何懼名器等於草芥以是教禮竊
謂近詔乾元以來累有詔追贈百官祖父內外文武具僚之先悉
蒙恩錫或音微父未或墓木已拱受大名曾位於九原者以萬數
未嘗以歿代遠近為限夫贈諡一也贈者一時之寵諡者不刊之
令今以歲久而廢易名是王澤決於天下而獨隔於一人也當開
元二年吐蕃以邊國之師入五原塞擊柝之聲聞於秦雍知運與
郭虔瓘討平之以張王室當時微知運則汧隴之西左衽是懼今
朝廷方將命將帥以征不服討不庭宜褒之以勸握兵者安可以
葬久而廢大典況夫諡去者蓋其言在事業之邪正必以字褒
貶之使生者聞美諡而慕觀惡諡而懼不待賞罰而賢不肖皆勸
是一字之諡賢於三千之刑本非為歿者之子孫以為哀榮寵贈
之具假令知運無子且未嘗立勳苟位至上將則諡不可廢豈以
其子之存亡為請諡之可乎編稽載籍徵諸舊章易名之禮請如

前議

唐故御史中丞盧奕諡議

獨孤及

盧奕剛毅而忠直方而清獻精吏事所居可紀天寶十四載洛陽
覆沒于時東都人士狼狽鹿駭猛虎磨牙而爭其肉居位者皆以
保性命而完妻子或先策鳥足並脫罪戾或不耻苟活甘飲盜泉
奕獨正身守節義不去以死全節誓不辱勢窮力屈以朝服就執
燭燭數賊梟獍之罪觀者感奕不變其色西向而辭然後受室羅衣
死誰對真以為不然勇者禦而忠者守必社稷是衛則死生以之
危而去之是智免也於忠何有蓋苟息殺身於晉不食其言也仲
由結纓於衛不避其難也石丐勤其官而水死守位而忘軀也伯
姬待保母而火死先禮而後身也彼四人者死之日皆於事無補
夫豈愛死而賈禍也以為死輕於義故蹈義而捐生古人書之使
事君者勸然則祿山之亂大於里不孔惺廉察之任切於玄冥之
官分命所繫不啻保母逆黨兵威烈於水火于斯時也能

戈者同其勳力挽之不去豈不以師可虧免不
可殺節不可奪故全其特操于白刃之下孰與懷安偷生者同其
風哉謹按謚法圖國忘死曰貞秉德遵業曰烈奕執憲戎馬之間
志藩王室可謂圖國矣國危不能拯而繼之以死可謂忘死矣歷
官一一任言必正事必果而清節不撓去之若始至可謂秉德矣
先黃門以直道佐時奕嗣之以忠純可謂遵業矣請謚曰貞烈
謹議

唐故常州刺史獨孤及謚議

權德輿

將仕郎守太常博士權德輿議曰獨孤及剛方直清根於性術其
修身蓋官確乎處中立言遺辭有古風格辯論裁正昭德塞違
波瀾而去流蕩得菁華而無枝葉其樞衣入室之徒皆足以掌贊
書而東方冊則及之為文可徵矣其為博士時有上議景皇帝不
宜為太祖者詔下庶官及舉夏殷周漢之故事尊祖配天之旨
以為景皇帝始封於唐天所命也於是定議為一代典法新平長
主之子裴敷尚永清公主欲以他宗主婚及時相禮上陳不可

竟得以裴僕射遵慶為主當時稱之定呂誣盧奕郭知運之謚用
禮文憲度得褒貶之正凡所往復詞旨堅明其理舒州屬歲飢旱
鄰郡庸亡什四已上而舒人生聚悅安不知凶年優詔褒異就賜
金紫其初在濠其後在常皆因俗為理人用愛戴雖不得居公卿
長帥之任然其奉常議論三郡結用亦足以列於文苑附於循吏
按謚法曰博聞多能曰憲薦可替否曰憲及酌三王四代之典訓
作為文章以輔教化是為博聞位祭中外必以稱職聞是為多能
定宗廟之饗為薦可正婚姻之主為替否乃司摯美行而易其名
者請謚及曰憲謹謚

晉謚恭世子議

白居易

晉侯以驪姬之惑殺太子申生或謂申生得殺身成仁之道是以
晉人謚為恭世之載在方冊古今以為然君易獨以為不然大凡
恭之義有二以孝保身子之恭以正承命臣之恭以道守嗣君之
恭若奉嗣於非禮不可謂道受命於非義不可謂正殺身以非罪
不可謂孝二者非恭也申生有焉而謚曰恭不知其可若

來代以爲訓戒居易懼後之臣子有失大義守小節者將奔之之
將欲商確敢徵義類在昔虞舜父頑母嚚舜既克諫瞽亦允若申
生父之昏姬之惡誠且率子道以幾諫感君心至誠雖申生之孝
不侔於舜而獻公之頑亦不逮於瞽蓋以承承之父俾不格於姦
乎故咎之始形則齊慄祗載而爲虞舜可也若其能及禍之將兆
則讓位去國爲吳太伯可也若又不能及難之既作則全身遠害
爲公子重耳可也三失無一得於是乎致身於不義不抵陰父於
不德不慈負罪被名以至於死臣子之道不其惑歟夫以堯之聖
書美曰允恭舜之孝書美曰溫恭今以申生之失道亦謂曰恭庸
可稱乎周之衰也楚丁以霸王之器奄有荆蠻光啓土宇赫赫楚
國由之而興謚之爲恭猶曰薄德今申生徇其死不顧其義輕其
身不圖其君俾死之後弒三君奚齊卓子懷公殺十有五臣荀息
里克不鄭祁奚共華賈華叔堅驪欒嬰屠特宮山祁慶鄭狐突瑒
生和芮實啓禍先大亂晉國則楚恭之得也如彼申生之失也如
此異德同謚無乃不可乎左氏修魯史受經於仲尼蓋仲尼之志

立明從而明之無善惡無小大莫不微婉而發揮焉至於申生之
死也之謚也略而無幾何其謬哉何以覈諸且仲尼修春秋明則
有凡例幽則有微旨其有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率書
名以貶之故書曰晉侯殺其太子申生不言晉人而書晉侯且名
太子者蓋明晉侯不道且罪申生陷君父於不義也以微旨考之
則仲尼之明貶可知矣以凡例推之則左氏之闕文可知矣嗚呼
先王之制謚豈容易哉蓋善惡始終必褒貶於一字所以彰明往
者而勸沮來者故君子於其謚無所苟而已矣辭是而言則恭世
子之謚不亦誣乎不亦誣乎

禮記卷之二十一

議禮二十一首

吳興姚

鉉

纂

原代是非

西伯受命稱王議

魯議

漢高祖為游議

貓鼠議

酷吏傳議

世祖封不義侯議

後漢賊臣董卓廟議

喪制

定服制議

駁行三年之服議

服母齊衰三年議

改葬服議

舊與朋友議

西伯受命稱王議

梁肅

大史公曰詩人道西伯以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遂追王大
王王季改正朔易服色十年而崩或謂大雅序文王受命作周泰誓
序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及徵二經以實其說予以為反經非聖不可
以訓莫此為甚焉嘗讀言之夫惟聖人無作作則為萬代法仲尼美
文王之德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又曰內文明而外柔順以

蒙大難之三以之未有南面稱王而謂之服事易姓創制而謂之
順仲尼稱武王之烈曰湯武革命又曰武王未受命未有父受之而
子復革命父為天子子未受命武王之會盟津也告諸侯曰汝未知
天命未可以誓師也曰惟九年大統未集子小子其承厥志孰有三
者出征復俟天命天統既改而復云未集禮大傳稱牧之野既事而
退遂柴于上帝追王大王王季文王改正朔殊徽號若虞芮之歲稱
王則不應復云追王王制既行則不應復云改制是比且及經者也夫
大者天地其次君臣聖人知定位之不可易也故制為上下之禮財
成天地之道使各當其分而不相間若億兆之去留天命之與奪則
存乎其時聖人順而行之故謳歌所歸而舜禹揖讓桀紂惡盈則湯
武放伐所謂後天而奉天時不辱已而為之者也若殷道未絕紂凶
未極而遂稱王以令天下則不可謂至德也已此其非聖者也予以
為大雅作周之義蓋取夫積德累仁為海內所歸往武王因之遂成
大業非所謂革命也姓為作周也秦誓紀年蓋武王周公追考前文
陳王業之盛自虞芮始故斷為受命之歲仲尼憲章文武故因而敘

魯議

高郵

之曰十有一年武王伐殷非所謂自稱王而為之數也文王既歿
義斯在如曰不然以俟君子

周公居攝七年致政而致成王康王追思其德命魯侯代之祀以天
子禮樂魯君得秉太輅建太常外祭郊社內祭尊禘虞夏商周之
服器與官兼而用之以廣魯於天下邴竊謂自天子至于庶人尊卑
貴賤行禮而別豐者不可殺殺者不可豐成康過賜非禮也魯君受
賜亦非禮也何則邴聞有位而後行典禮仲尼不臣門人非君也季
札不嗣吳魯非長也周公不王而以禮樂主者是以非禮誣周公也
設欲誣周公以非禮魯謂昊天上帝亦可誣乎奈何使魯人郊昔孔
子憤歎於襄周而欲求禮於魯及觀其僭乃言曰魯之郊禘非禮也
周公其表乎魯用天子禮樂者本以郊上帝既非聲明文物之不當
用可知矣又恐來者以祀宋用王禮為從因言祀之郊也禹也宋之
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祀宋二王後得守先祖禮樂魯何守而
用之耶猶懼其未能又言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祀設莫敢功

其第古是謂大嘏此乃申言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之定分也夫子之言昭昭如揭日月而學者或以爲事更聖人未聞可否難措辭於魯議者於謙默之道則可矣於發揮之義恐未盡也詩曰爾之教矣人胥効矣魯侯用王禮其臣亦用侯之禮故季氏舞八佾旅泰山設公廟歌雍徹甗乎禮之不早辯也如此古者必爲天子諸侯子爲士祭禮從子不得從其父耶晉應麟武季穆得用備物享武王乎若身非禮之樂是周公不得爲聖也知其不身是成康抵以王者禮樂饒周公于魯矣安在其厲乎且周公之績孰與伊尹之商成康之明孰與太戊崇與伊尹不過號爲保衡至于沃下太戊亦不加以王禮或謂周公叔父也於伊尹而爲親故尊而異之夫太伯大王之元子三以天下讓於王季王季得之以傳祚於文武故孔子曰太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及武王克紂追王大王季文王而不追王太伯豈武王忘太伯之德而不親乎蓋以等威之禮名分之別爲萬代之準不爲一人私也夫人情無常以禮爲常以禮從情動則有停且如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之朝代代不毀大凡經體之君皆欲祖宗其父至于

功德未著不敢妄加廟稱者情非不欲限禮而已矣故禮之行於宗廟父子不得遂其私而況成康又得以天地之公器大典僭私於周公乎周公有大勲于周土田附庸以益之則可拒鬯圭瓚以賜之則可若天子禮樂成康所恃以爲尊也胡可以假人成康雖欲尊於周公伯禽其忍受之以出僭其君入陷其父乎若周公躬制禮樂墳土未乾而子孫不克負荷亂王者之度孔子稱其衰不亦宜乎

漢高祖僞游議

高參

或曰漢高帝僞游雲夢以檢韓信果哉其智足稱也予以謂高祖不思弘遠之規而務一時之計於是乎失政刑矣夫聖人貴正不貴幸與律不與臧昔者明王五載一巡狩合諸侯各朝于方嶽大明黜陟故無德者削地有功者進律漢氏君臨萬國示人以偷僞游之名不可以訓且當此之時韓信未有逆節一朝繫信而生諸侯之疑天下皆疑則所利者少而所失者多昔崇伯之方命圯族共工之靜言庸違帝堯以則哲之明而未有去者蓋以其行僞象恭且有四獄之與故也向使堯惡四凶之行拒四獄之舉不待試用加之誅放天下必

以為戮不辜矣夫刑一人使天下知其罪則服賞一人使天下知其
賢則勸若賞而不勸刑而不服則堯所不為也漢祖不能斟酌古典
卒用陳平之言執信而歸于京師一二年間韓王信反馬邑趙相貫
高謀柏人陳稀反代地彭越黥布盧縮悉以叛換豈非服勸用刑之
失歟傳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忠古之盟主取襲侵之事况光有天下
者乎於戲悠悠千載變詐萌生使天子不復言巡狩諸侯不敢議朝
觀大者自嫌強盛小者懼於囚執是恩信不流于下而忠孝不達于
上王者之澤滯以陵遲自雲夢始矣

貓鼠議

崔祐甫

臣聞天生萬物剛柔有性聖人因之垂範作則禮記郊特牲篇曰迎
貓為食田鼠也然則貓之食鼠或在禮經以其除害利人雖微必錄
今此貓對鼠不食仁則仁矣無乃失於性乎鼠之為物晝伏夜動詩
人賦之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又曰碩鼠無食我黍序曰貪而畏之若六鼠
也臣旋觀之雖云動物異於人而禮經所載皆以時和獲為國之用此鼠有是亦
何愛而使之貓受人養育職既不修亦何異於法吏不勤捕邪獲之

不勤扞敵文按禮部式具列三瑞無貓不食鼠之目以茲稱慶言
未詳伏以國家化洽治平天符存至紛綸雜沓史不絕書今茲貓鼠
不可濫賞若劉向君傳論之恐須申命憲司察聽貪吏誠諸邊候無失
徼巡貓能致功鼠不為害

酷吏傳議

權德輿

詩美神以有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故體備健順是謂全德不然則
直已循性能秉一方事舉於中皆理道也得柔之道者為循吏失剛
之理者為酷吏司馬氏修史記始作二傳以誡世爾而後以郅都為
酷吏傳首愚有感焉都之為中郎將上欲博野苑活賈姬從容奏議
引宗廟太后之重其為濟南守誅豪猾首惡道不拾遺其為中尉宗
室貴臣斂手目為鴈門守匈奴不敢近邊至為偶人像之騎射莫
能中然其勇敢氣節根於公廉不發私書不受請寄具此數者為漢
名臣入居命卿出總郡守堅剛忠純終始若一坐臨江之嬖當太后
之怒身死漢廷首足異敷有以見漢氏之不綱王澤之弛絕也蓋在
史氏發而明之以旌事君以勵使臣俾百代之下有所懲勸予既

首射酷吏班氏又因而從之善善惡惡之義於此缺矣以夫推埋沈
命舞文巧詆之徒目為等夷雜列篇次至其述贊雖云引是非爭大
體又何補焉噫洪範之沉潛大易之直方皆臣道也都雖未蹈之斯
近之矣不隱忠以避死不枉道以泣官無與父之華異申張之欲所
至之邦必以稱職聞其古之剛而無虐怒而中節者與剛似酷弱似
仁在辨之不惑而已天下似是而非失之多矣豈獨是哉開卷之際况然
有感且以司馬氏班氏皆良史也猶不能辨故斐然成文

世祖封不義侯論

權德輿

先師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又曰心也正名乎又曰惟則定國於
戲有國者可不務乎當東漢世祖之初天命再集宜於此時貞百度
正三綱纂修德教允答天意時彭寵以南陽舊恩位列上將有舉魚
陽之功創抑單之忠竟以讒謗獲罪及創知望遂攻朱浮於蒯自稱
燕王其時師旅孔熾元元苦甚時君宜以貞人紆難為心則當錄念
功用昭洗瑕穢次則布之威懷董其非心必不得已則付大順以討
之出師以征之明君君臣臣之義此二者皆不能用或用之而不能

盡及夫蒼頭子密有便室之逆運其狙忍時伺卧寢遂使命與
倉卒授首及詣闕也封為不義侯愚以為伯通之叛命子密之戕君
同歸于亂罪不相蔽宜各致於法昭示上度反乃爵於五等又以不
義為名且舉以不義莫可侯也而此侯漢爵為不義勸矣春秋書齊豹盜
三叛人名之義無乃異於具乎若繁布之哭彭越孔車之葬王父使
於東漢議罪罪孰其焉況四方甫定傷痍未復不稽古訓以喜怒為
刑賞使天下陪臺斯養各幸其君之亂而徵侯印綬諸侯危疑之勢
鼓臣下叛換之源棄名哭而汨彝訓且以憲為戲時風浩浩湯湯而
不復至使相靈不道山陽魯奪本其所以自庸詎知非封不義之效
歟

後漢賊臣董卓朝議

高適

昔漢祚凌夷相靈棄德官用事國步多艱宗社有綴旒之危宰
臣非補袞之具董卓地兼形勝手握兵鈐顯而不扶禍則先唱興晉
陽之甲君側未除入洛陽之宮臣節如掃至乃發掘園寢逼辱妃嬪
太后之崩豈稱天命弘農之廢孰謂人心敢諷朝廷以自尊貴大肆
剽虜以極誅求焚燒都邑馳突放橫衣冠凍餒倚死牆壁之間北庶

困窮生塗草莽之上於是天地憤怒鬼神號哭而山東義旗攘袂爭起連州跨郡皆以誅卓為名故兵挫於孫堅氣奪於袁紹僭擬輿服黨助姦邪驅滅東人脅帝西幸淫刑以逞有湯鑊之甚更之糜爛剝剔異端乃謂漢鼎可移郢塢方盛殊不知禍盈惡稔未或不亡故神質允誠天假布手母妻屠戮種族無留懸首燃臍遺臭萬代骨肉灰燼不其快哉今狄道之人不慙卓之不臣而務其為鬼苟斯鬼足尚則漢莽可得而神晉敦可得而廟桓玄父子可享於江鄉故朱弟兄可祠於朔上嗟乎仁賢之魄寂寞於丘陵義烈之魂沉埋於泉壤何馨香之氣而用於暴悖之鬼哉適竊奉吹噓此身戎幕每承餘論飽識公忠之言不遠下風盡知仁義之本昨忝高會敬受德音今具賊臣之事悉以條上謹按尚書王考望秩天地之神祇諸侯祭境內之山川亂臣不言淫祀無取則董卓之廟義當焚毀

定服制議

魏徵令狐德棻尚議

臣聞禮所以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者也非從天降非從地出人情而已矣夫親族有九服衍有六隨恩以薄厚稱情以立文然舅之與

姨雖為同氣論情度義先後實殊何則舅為母之本族姨乃外戚也族求之母族姨不在焉若之經文舅誠為重故周王念齊每稱舅甥之國秦伯懷晉實切渭陽之詩在舅服止一時為姨居喪五月循名喪實逐末棄本蓋古人之情或有未達所宜指益其在茲乎記曰兄弟之子猶子蓋引而進之也嫂和不服蓋推而遠之也禮繼父同居則為之周未嘗同居則不服為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為服或曰同禮則繼父之妻亦升骨肉服重由乎同禮因輕在乎異居故知制服雖繫於名亦緣恩之厚薄者也或有長年之嫂遇孩童之叔劬勞鞠養情若所生分飢共寒契闊偕老譬同居之繼父方他人之同處情義之深淺寧可同日而言哉在其生也愛之同於骨肉及其死也則曰推而遠之求之本源深所未喻若推而遠之為是則不可生而共居生而共居為是則不可死同行路重其生而輕其死厚其始而薄其終稱情立文其義安在且事嫂見稱載籍非一鄭仲虞則恩禮其驚顏弘都則端肅致感馬援則其見必衽孔伋則哭之為位此並躬踐教義仁深孝友察其所行之旨豈非先覺者歟但于時上

無哲王禮非下之所議遂使深情極擊乎千載至理藏於萬古其來
久矣豈不惜哉今屬欽明在辰聖人有作五禮詳洽一物無遺猶且
永念慎終疑神遐想以為尊卑之敘雖煥乎大備喪紀之制或情禮
未周爰命秩宗更詳考正臣等奉遵明旨觸類旁求採撫群經討論
傳記變薄俗於既往垂篤義於將來信六籍所不能談超百王而獨得
者也諸儒所守守有異同詳求厥中申明聖旨謹案曾祖父母舊服
齊衰三月請加為齊衰五月適子婦舊服大功請加為周年喪子婦
舊服小功今請與兄弟子婦同為大功九月嫂叔舊無服今請服小
功五月報其弟妻及夫兄亦小功五月舅服終麻請與從母同服小
功謹議

駁行三年之服議

張柬之

夫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不葬之典也謹案春秋魯僖公三十三年十
二月乙巳公薨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左傳曰禮也杜元凱
注云僖公喪終此年十一月納幣在十二月士婚禮納采納徵皆有
公繻束帛諸侯則謂之納幣蓋公為太子已行婚禮故傳稱禮也公

羊傳曰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喪娶在三年之內何以譏三年之內
不書婚何休注云僖公以十二月薨至此冬未滿二十五月納采問
名納吉皆在三年之內故書何休以公十二月薨至此冬十二月終
二十四月非二十五月是未滿三年而尚婚也案經書十二月乙巳
公薨杜以長曆推之已是十一月十二日非十二月經書十二月是
經誤文公元年四月葬我君僖公傳曰緩也諸侯五月而葬若是十
二月薨即是五月不得言緩明知是十一月薨故注僖公喪終此年
至十二月而滿二十五月故立明傳曰禮也據此推步杜之考校豈
公羊之所能逮況立明親受經於仲尼乎且三傳何杜所爭惟爭一
月不爭一年二十五月除喪由來無別此則春秋三年之喪二十五
月之明驗也尚書伊訓云成湯既沒太甲元年惟元祀十有二月伊尹祀于
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孔安國注云湯以元年十一月崩據此則二
年十一月小祥三年十一月大祥故太甲篇中云惟三祀十有二月
朝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是十一月大祥訖十二月朝日加王
冕服服吉而歸亳也是孔言湯元年十一月之明證顧命云四月哉

生魄王不憚是四月十六日也翌日乙丑王崩是十七日也丁卯命
作冊度是十九日也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是四月二十五日
也則成王崩至康王崩是滿堂中間有十月康王方始見廟則知湯
崩在十一月淹停至殮訖方始十二月祇見其祖顧命見廟訖諸侯
出廟門俟伊訓言祇見厥祖侯甸群后或在則崩及見廟殷周之禮
並同此周因於殷禮損益可知也不得元年以前別有一年比尚書
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之明驗也禮記三年問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
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首豈不迭死有已復生
有節又喪服四制云變而從宜故大祥鼓素琴生及以終又間傳云
暮而少祥食菜果又暮而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禫食酒肉又喪服小
記云再暮之喪三年也九月七日之喪三時也五月之喪二時也三
月之喪一時也此禮記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之明驗也儀禮士虞禮
云其有而大祥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此禮周公所制則儀禮三年之喪
二十五月之明驗也此四驗者並禮經正文或周公所制或仲尼所
求吉子豈得以禮記載聖所脩輯欲排毀漢初高堂生傳禮既未周

備宣帝時少傅石倉因淹中孔壁所得五十六篇著曲臺記以授弟
子戴德戴聖惠溥三人合以正經及孫卿所述並相符合列於學官
年代已久今無端構造異論既無依據深可歎息其二十五月先儒
考校唯鄭康成注儀禮中月而禫以中月間見自死至禫凡二十七
月又解禫云禫言澹然平安之息今皆二十七月後復常從鄭議
也踰月入禫禫既復常則二十五月為免喪矣二十五月二十七月
其議本同竊以子之於父母喪也有終身之痛創巨者日久痛深者
愈遲豈徒歲月而已乎故練而慨然者蓋悲慕之懷未盡而擗踊之
情已歇祥而廓然者蓋哀傷之痛已除而孤藐之念更起此皆情之
所致豈外飾哉故記曰三年之喪義同過隙先王立其中制以成文
理是以祥則縗帶素紕禫則無所不佩今吾子將徇情棄禮實為乖
僻夫去縗麻之服襲錦紵之衣行道之人皆不忍也直為節之以禮
無可奈何故由也不能過制為姊服鯉也不能過甚哭其母夫豈不
懷懼名教逼已也至若孔鄭何杜之徒並命代挺生軌摸來裔宮牆
積陋未易可規但鑽仰不休必當漸入勝境詎勞終年矻矻虛肆其勞

言所有荷撫先儒願且以時消息

服母齊衰三年議

田再思

乾軍坤甲天一地二陰陽之位分矣夫婦之道配焉至若死喪之威
降殺之等禮經五服之制齊斬有殊考此三年之喪貴賤無隔以報
免懷之慈酬罔極之恩稽之上古喪期無數既乎中葉方有歲年禮
記云五帝殊時不相沿襲三王異代不相襲禮白虎通云質文再而
變正朔三而復自周公制禮之後孔父刊經已來爰殊厭降之儀以
標服紀之節重輕從俗斟酌隨時故知禮不從天而降不由地而出
也在人消息為適時之中耳春秋諸國魯最知禮以周公之後孔子
之邦也晉韓起來聘言周禮盡在魯魯仲孫來盟言魯猶秉周禮
子張問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不聽其子服出子游為同母異父昆弟
之服大功子夏謂合從齊衰之制此等並四科之數十哲之人高步
孔門親承聖訓及遇喪事猶此致疑即明自古已來昇降不一者也
三年之制說者紛然鄭玄以為二十七月王肅以為二十五日又改
葬之服鄭云服總三月王云訖葬而除又繼母出嫁鄭云皆服王云

從子繼育乃為之服又無服之効鄭云子生一月哭之一日王云以
哭之日易服之月鄭王祖經宗傳各有異同苟執乎古求遺乎為
益方知去聖漸遠殘缺彌多故自會禮之家各異其說有定哉而
父在為母三年行之已逾四紀出自高宗大帝之制不從則天皇帝
之朝六帝御極之辰中宗獻書之曰往時祭議將可施行編之於格
服之已以前王所是疏而為律後王所是著而為令何必垂先帝之
旨阻人子之情痛七考之心背德義之本有何妨於彝倫而欲服之
周年與伯叔母齊焉與姊妹同焉夫三年之喪以如白駒之過隙君子
喪親有終自之憂何可以再周乎夫禮者體也履也示之以迹孝者畜
也養也因之以心小人不取不亡不畏不義服之有制使愚人也及
衣之以衰使見之摧痛以此防人人猶有朝死夕忘者以此制人人
猶有釋服從吉者方今漸歸古朴須敦孝義抑賢引愚理資益寧戚食
稻衣錦所不忍聞若以庶事朝儀一依周禮則古之見君也公卿大
夫誓羔雁珪璧今何故不依乎周之用刑也則墨劓宮刑今何故不
行也周則侯甸男衛朝聘有數今何故不行也周則不五十不仕七

十不入朝今何故不依乎周則井邑丘甸以立征稅今何故不行乎
周則分土五等父死子及今何故不行乎周則冠冕衣裘乘車而戰
今何故不行乎周則三老五更膠序養老今何故不行乎諸如此例
不可勝述何獨孝思之事愛二年之服於其母乎可為痛心可為動
哭者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禮記云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不能
母之親子也賢而親之無能則憐之阮嗣宗晉代之英才方外之高
士以為母重於父據齊斬升數盆鹿細已降何忍服之節制減至於周
豈必後代之盡斬於枯骨循古未必是依今未必非也又同襲服總禮
經明義婢叔遠別同諸路人引而進之觸類而長猶子咸衣苴葉季
父不服總麻推遠之情有餘睦親之義未足又母之昆弟情切渭陽
每輔論舅之密審氏宅甥之相我之出也義亦殷矣不同從母之尊
遂降小功之服依諸古禮有爽俗情今貶舅而宗姨是陋今而榮古
此並太宗之制也行之百年矣輒為刊復實有用有疑

改葬服議

韓愈

經曰改葬總春秋穀梁傳亦曰改葬之禮總舉下緇也此皆謂子之於

父母其他則皆無服何以識其必從經次五等之服以功之下然
後著改葬之制更無輕重之差以此知惟記其最親者其他無服
則不記也若主人當服斬衰其餘親各服其服則經亦言之不當
惟云總也傳稱舉下緇者緇猶遠也下服之最輕者也以其遠故
其服輕也江熙曰禮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以為交於神明者不可
以純凶况其緇者乎是故改葬之禮其服惟輕以此而言則亦明
矣衛司徒敬子改葬其葬父尚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總
既葬而除之不忍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之服無服則弔服而加
麻此又其著者也文子又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子
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然則改葬身未葬者有異
矣古者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士踰月無故未有過時而
不葬者也過時而不葬謂之不能葬春秋訊之若有故而未葬雖
出三年子之服不變此孝子之所以著其情先王之所以必其時
之道也雖有其文未有著其人者以此知其至少也改葬者為山崩
水涌毀其墓及葬而禮不備者若文王之葬王季以水嚙其墓曾

隱公之葬惠公以有宗師太子少葬有漸之類是也喪有進而無
退有易以輕服者加以重服殯於堂則謂之殯瘞於野謂之葬近
代已來事與古異或游或仕在千里之外或子幼妻稚不能自還甚
者拘以陰陽畏忌遂葬於其土及其及葬也遠者或至教十年近者
亦出三年其吉服而從於事也久矣又安可取未葬不變服之例而
反為之重服歟在喪當葬猶宜易以輕服况既遠而反純凶以葬乎
若果重服是所謂未可除而除不啻重而更重也或曰喪典其易
也寧戚雖重服不亦可乎曰不然易之與戚則易固不如戚矣雖然
未若合禮之懿也儉之與奢則儉固易於奢矣雖若未若合禮之為
懿也過猶不及其此類之謂乎或曰經稱改葬總而不著其月數則
似三月而後除也子思之對文子則曰既葬而除之今宜如何曰自
啟殯至於既葬而三月則除之未三月則服以終三月也曰妻為夫
何如曰如子吊服而加麻何如曰今之吊服猶古之吊服也

廣喪朋友議

崔祐甫

殿中侍御史安宅皇甫政字公理故尚書左丞之子文行兼茂不忝

前烈雅度精誠貞儔蓋宜於南昔年嘗為左丞使公而公理又余之
族甥故狎焉大曆七年余寓滁而公理寓楚適有來訊示余以所著
喪朋友議余美其重禮義有古之遺軌瞻望德門軌躅無替亦感思
者之所慰幸也公理又論余曰政自從事於文舅氏未嘗以一言見
論豈所望哉蓋示公議之利病增歎公理年未四十班在赤墀擊筆
持簡為王近臣頃又佐廉問董淮海之部各逐矣權厚矣固當緩步
閑視光車美服為貴為尊而已矣乃不遺我搜挾不略我衰憊念茲
益不倦雖一勺而進可以浸天壤一拳之多可以鎮方域況其渺瀰
既廣新歲已踰增之廓之於成名乎必矣皇甫氏有子哉因覽其議
忽憶永泰中於魏郡州寧會客席與故湖南觀察韋大夫之晉同宴
適值有發遠事者知鄭州員之龐歎州濬或以疾而歿或遇戕於
寧章氏出涕洟若而言曰二刺史之晉之交交也於是歛已等離筵
席因歸於所次而哭三日人來弔之者韋則盡哀長號不徒感容而
已又問歲被甫佐江南西道連帥魏尚書時屬幕中之榮佐有加官

者聚合藥餌十日為宴宴前行人至知團練副使考以刑郎中字號館於北南刑與魏鄉國接近且刑郎中則諸魏之出於尚書為內外昆弟適受朝命為尚書僕僕感杜賈規平公之事將入言於府主請罪能宴若不可則請徹樂卒事而同列之士惡我者理鄙之詞死物於聽謂我推夫曹展之智也好我者嘔感而相誨曰慎無以方衲施國數言自取辱焉諄諄然如不能僕僕夫也因是而自悔及其宴也六席具酒車傾卸衛之女列於賓席之末能優侏儒設於公堂之下書日不足繼之以燭使夫膳夫歛來酌曰曠飲斯公當見與曳之無筭又焉得終其詞哉使我不言適其宜也今者追悲韋湖南猶孔明之詞其他則吾不知因縱言之以報公理示之議當矣又何以規議既成客或謂祐甫曰韋湖南魏江西一觀察頗嘗知其風味公直簡諒魏則先之節情強仁韋之志也今吾子之論無乃剝魏而附韋乎且子魏之上介也論議不隱恐非春秋內魯故宋之義蓋辯焉祐甫應之曰噫寧以他視我是論也吾復之也然之有日矣韋湖南之晉節情強仁城如來議禮不云乎先王制禮賓者俯而就之不自者企而及之子

張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韋氏之喪朋友縱不亡衷乃與夫二之義合矣吾雖欲不與其可得哉至於故府公魏尚書公直簡諒身敬職郡人戴於下朝聽滿於上狼籍甚成豈造次之所盡哉但於刑副使之喪若忍悲而就宴可謂哀樂失其節乃左氏傳所載樂和告人曰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及又招樂息謂也若情不至焉率而為宴則禮經所謂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吾雖欲勿議又不可得也且吾之所論者因皇甫公理所著喪朋友議故縱言及之非敢定二觀察之疑貶湖南吾取節焉而已矣來議又以吾嘗為魏公使介今茲著論異於春秋隱魯故宋者茲又近而非中也僕才雖不腆中臺之劇曹即且兼柱下史有名於著定矣受命為尚書介彌緝混色之職事安可見責以敬故君之祀嗚呼晉悼公魏絳之君也絳熱悼公之弟韓厥趙宣之所任也厥戮宣子之僕宣子之僕各其也悼公謝魏絳曰無重寡人之過宣子曰可賀我矣而絳厥無罪焉豈嘗不慎重公之世論議之與刑罰當豈異哉子何見過深也嗚呼天下有至公有至當知賢而舉用之至公也臨事而平處之至當也冬守其

分復何尤哉自漢徐孺子於故舉主之喪徒步千里而行一笈厚
厚矣其於傳繼非可也歷代莫之非也近日張荊州九齡又刻石
美之於後來之受舉為參佐者報恩之分往往過當或境我王重
其親戚之罪負舉其不令子孫以竊名位背公死黨茲或近之時
從而與之通人又不救遂往而不返徐生徐生得非失中之碩當
常積積過因而書之

文粹卷第四十二

乙卯三月三日

文粹卷第四十三

古文甲 趙二十五首

吳興姚

鉉

原道 韓愈

性原 韓愈

毀原 韓愈

原鬼 韓愈

原仁 韓愈

原化 齊休

原聖

原仁 牛僧孺

出規

處規

戲規

心規

時規

惡圓

惡曲

原道

韓愈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
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故道有君子有小人而
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
小者非天罪也彼以胸胸為仁子子為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言
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
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

梁洲先生曰通篇
口發得聖之欲
一句解且盜以上
總言其害未及
以為古段誤矣

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于春秋
于漢佛于晉魏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揚則入于墨不
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
出者汗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
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為孔子者習聞其說
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云爾不唯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
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
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計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
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
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祭之何民不窮
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至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
為之君為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為之衣飢然後
為之食木處而顛亡處而病也然後為之宮室為之工以贍其器用
為之賈以通其有無為之醫藥以濟其天死為之葬埋祭祀以長其
恩愛為之禮以次其先後為之樂以宣其壹鬱為之政以率其

為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為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相奪也為之
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為之備患生而為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
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
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
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其民者也民者出粟米絲
麻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不
能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絲麻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
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
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
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得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
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名殊其所以為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
而飢食其事雖殊其所以為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為太古之無事
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為葛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為飲之
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
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

誠其意然則古之所為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為也今也欲以
而外國家天下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
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而遷於中國則中
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詩曰戎狄是膺荆楚是懲
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肖而為夷也夫
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
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
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絲麻其居宮
室其食粟米菓蔬魚肉其為道易明而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為已
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
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大神假廟
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
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
公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孟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悅楊
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孔子

性原

韓愈

而天下而為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其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
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鯨寡孤獨廢疾者有
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
為性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情七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
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道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
所以為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
而行於四中焉者之於五一也不少有焉則少及焉於四也混下
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
下三其所以為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
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其有所亡然而求合其
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於性視其品
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
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歟始惡而進善歟始也混而今也

惡與皆貴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叔魚之生也
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楊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
厥其宗越椒之生也文子以為大戚知若教氏之鬼不食也人之性
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疑疑然文王
之在母也母不憂既生也傳不勤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堯
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為姦孽更之舜禹之禹
習非不惡也而卒為聖人人之性善惡果混乎故曰三子之言性也
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
者終不可移乎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
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曰今之言性者異於
此何也曰今之言性者雜佛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者妄言而不異

毀原

韓愈

古之君子其責已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息輕以
約故人樂為善聞古之有舜者其為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為舜
者責已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蚤夜以思責其不

其所以為周公者責於已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
蚤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人聖人也後世無及
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
病也是不亦責於已者重以周之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
為良人矣能有是是足為善矣矣取其不責其二即其新不究其
舊恐恐然懼其人之不得為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
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不亦待於人者輕
以約乎今之君子其責人也詳其待已也廉詳故人難於為善廉故
取也少已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已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
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是不亦待於已者
已廉乎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
稱也舉其一不計其本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
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如是謂不以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
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已也雖然為是者有原意與已之謂也

不能修而忘者畏人修吾身試之矣嘗語於衆曰其良士其良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踈遠不與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語於衆曰其非良士其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踈遠不與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悅於言懦者必悅於色矣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矣將有仕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於理也

原鬼

有嘯於梁從而燭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其有立於堂從而視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形有觸吾躬從而執之無得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與形安有氣曰鬼無聲也無形也無氣也嘗聞有聲而無聲者物有之矣土石是也有聲而無形者物有之矣風雷是也曰然則有怪而與民物接者何也曰是有二說漠然無形與聲者鬼之常也民有忤於天有違於民有爽於物運於倫而感於氣於是乎

鬼有託於形有憑於聲以應之而下殃禍焉皆民之為也其託也又反乎其常曰何謂物曰成於形與聲者土石風霆人獸是也反乎無聲與形者鬼神是也不能有形與聲者物怪是也故其作而接於民也無恆動於民而為福亦有動於民而為禍亦有動於民而為禍福適一民之有是時也作原鬼

原仁

形於上者謂之天形於下者謂之地命於其兩間者謂之人形於上日月星辰比日天也形於下草木山川皆地也命於其兩間夷狄禽獸皆人也曰然則吾謂禽獸曰可乎曰罪也指山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可也山有草木禽獸皆舉之矣指山之草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則否故天道亂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地道亂而草木山川不得其平人道亂而夷狄禽獸不得其性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草木山川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為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

原化

皮日休

梁洲先生曰此
奇文與西銘同
其於西銘則奉
之於原人則略
甚於世人耳

或曰聖人之化出於三皇成於五帝定於周禮其質也道德仁義
文也詩書禮樂此萬代王者未有易是而能治者也至於東漢西域
之教流於中國其民也舉族生敬盡產施濟子去其父夫亡其婦虫
虫器器器器其風蹈其書若百川蕩滌不可止者何哉所謂聖人化
也不曰化民乎民今知化者惟西域而已矣有言聖人之化者則
比戶以為嗤豈聖人之化不及西域氏之化耶何其戾也如是曰天
未厭亂不出世生聖人其道者存乎言其教者在乎文有違其言悖其
教者即戾矣古者揚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耶如也故有周孔必有
揚墨要在有子墨乎而已矣今西域之教獄其基源其源亂於揚墨也
甚矣如是為士則孰有孟子哉千載之後獨有一昌黎先生露骨顯
視詬之於千百人內其言雖行其道不勝荀軒裳之士世世有昌黎
先生則吾以為孟子矣譬如天下之民皆桀之民也苟有一堯民則
之一堯民之善豈能化天下桀民之惡哉則有心於道乃堯民矣嗚
呼今之士率邪以御衆握亂以治天下其與尚爾求不肖者反化之
不曰難哉

原親

能嗣其親不曰子乎吾觀夫今之世誨其子者必橫肌劈骨傷愛毀
性以為教嗚呼孟子所謂古者易子而教誠有旨歟不能教其子者
是亡其身者也不能雖其親者是捨其族者也古者佞臣愛人之貴
過乎其親必捨而事之今關者是也愛人之權過乎其子必殺而徇之
易牙是也自姦已降為夫強臣者將欲奪人之宗必先殺已子王莽殺
子宇是也噫教尚不可況其殺歟或曰均是親也均是害也則周公
誅管蔡石碯殺石厚叔向僂叔魚漢文流淮南可乎曰均是親也賢
則能嗣親凶則能覆族均是害也周公不誅則他人誅之石碯不殺
則他人殺之叔向不僂則他人僂之漢文不流則他人流之已刑則
及一人他刑則及其族此聖賢所以惜其族也刑也者仁在其中矣

原仁

牛僧孺

救天下者皆曰仁得天下者皆曰利則可乎曰不可也不得已而有
天下則曰仁得已而有者則曰利也善畏其利善次其仁皆聖也湯
文王是也原意曰聖人胎生民以天下權祿在焚溺无不挈者然則

而授其家乎將遂挈而有之乎彼家无人而有之不得已而仁矣
人而有之則得已而利矣夏无人也謂死微子湯有以仁殷有人也
文王畏其利前賢明湯意故无伯夷後聖明文王意故曰周之德可
謂至德也已矣

出規

元結

元子門人叔將出遊三年及還元子問之曰爾去我久矣何以異乎
諾曰叔將始自山中至長安見權貴之盛心憤然悔比年於空山
窮谷與夫子甘飢寒愛水木而已不數月自土公大人鄉相近臣之
門无不至者及一年有向與歡宴過之可平有始賀拜候已聞就
豈不裂封疆土未識豈无印綬懷之未暖其客得祿位者隨死得金
玉者皆孳參遊譙者或刑或免叔將之身如犬豕者五六似鼠藏者
八九當其時環望天地如置在杯斗之中元子聞之歎曰叔將汝何
思而為乎汝若思為社稷之臣則非正直不進非忠謹不言雖手足
斧鉞口能出聲猶極忠言與氣借絕汝若思為祿位之臣猶當避
赫之路顯顯之機如下廐粟馬齒食而已汝忽然望權勢而往自致

於刑禍之方得筋骨動肉而歸幸也夫矣三三子以叔將為戒

規規

州野者問元子曰吾聞子多矣竟將何為對曰雲山幸不求吾是林
泉文不責吾非然能自全順時而老可矣復安為哉舒吾曰元子
其過誤乎其太矯也吾欲世人飾言以由道藏智以全璞退身以顯
行設機以樹名吾子由之使我何信元子俛而謝之滕許夫友元子
聞不應舒吾之說乃曰嗟嗟元子少辭者耶何不曰使吾得處但如
山林不見吾是非吾將娛音稀而往也以子為飾言藏智退身設機何不
曰如此豈不多於盜權竊位象汗萬物富貴始及而刑禍促之者乎
元子謝不及季川問曰號號兄之別稱節載系雅終不復二論辨有意
乎於戲季川吾有言則自是言達則人非吾安能使吾身之有是而
令他人之有非至於聞聞也哉

戲規

元子友倚于雲丘之巔戲牧兒曰爾為牧歌當不責爾暴牧兒歌去
乃暴他田田主鞭之啼而免元子啼不止乃召其父而止之元子友

卿聞之書過於元子曰嗟嗟次山苟戲小兒俾陷鞭馬而象寃之似
牧兒望次山猶儻然不敢干其主及苟戲乃或與次山猶仇讎斯豈
慎德也歟吾聞君子不苟戲無似非如何惑一兒使不知所以象過
此非苟戲似非之非者耶惡不必易此元子報真卿曰於戲吾獨立
于空山之上戲歌牧兒得過幾不可免彼行於世上有愛憎相忌是
非相反名利相奪禍福相從至於有象戲辱者焉得不因苟戲以非
世兒惑之以及者乎真卿五當以戲為規

心規

元子病遊世歸于商餘之中以酒自肆有醉歌夫公聞之酸音多元子
之酒請歌之歌曰元子樂矣俾和者曰何樂亦然何樂亦然我曰我雲我
山我林我泉又曰元子樂矣俾和者曰何樂然亦何樂然我曰我鼻
我目我口我耳歌已矣夫公曰自樂山林可也自樂耳目何哉人誰
無此元子引酒當夫曰勸君此杯酒緩飲之聽我說子行於世間目
不隨人視耳不隨人聽口不隨人語鼻不隨人氣其甚也則須封也
裹塞不爾有滅身士家之禍傷汗毀辱之患生焉雖王公大人亦不

能自主口鼻耳目夫公何思之不熟耶

時規

乾元己亥漫叟待詔在長安時中行公掌制在中書中書有醇酒時
得一醉醉中叟誕曰願窮天下鳥獸蟲魚以充殺者之心願窮天下
之醇耐美色以充欲者之心中行公聞之歎曰子何思不盡即曰否
願得如九州之地者億萬分封君臣父子兄弟之爭國者使人
賊虐殘酷者乎何不曰願得布帛錢貨珍寶之物溢於王者府
將相權勢之家使人民免飢寒勞苦者乎中聞公言退而書之於
學者用為時規

惡圓

元子家有乳母為圓轉之器以悅嬰兒嬰兒喜之母使為之聚孩孺
助嬰兒之樂友人公植者聞有戲兒之器請見之及見之趨焚之責
元子曰吾聞古之惡圓之士歌曰寧方為阜不圓為嶺寧方為行履
不圓為顯榮其甚者則終身不仰視曰吾惡夫圓或有喻之以天天
無窮人不能極遠視四垂因謂之圓天不圓也對曰天縱不圓為人

稱之我亦惡焉次山奈何任造圓轉之器然令悅媚嬰兒小喜之長
必好之教兒學圓且陷不義躬自戲圓又失方正嗟嗟次山入門愛
嬰兒之樂圓出門當愛小人之趨圓吾安知次山異日不言圓行圓動
圓靜圓以終身乎吾豈次山之友也元子召季川謂曰吾自嬰兒戲
圓公植尚辱我言絕忍乎吾與汝圓以應物圓以趨時非圓不預非
圓不為公植其操矛戟刑我乎

惡曲

元子時與鄰里會曲全當時之歡以順長考之意歸泉上長安問曰
向夫子曲全其歡道然也苟為爾乎元子曰叔盈視吾曲其心以徇
財利曲其行以希名位當過吾吾苟全一歡於鄰里無惡然可也東
邑有全道之士聞元子對叔盈九心曰吾聞元次山約其門人曰無惡
我之小曲真婚鄰惡辭也吾輩全直世年未常曲氣以轉聲曲辭以
達意曲步以便往曲視以回目猶患於古人古人有惡曲者不曲聲
以取物不曲膝以便坐見天下有曲於君曲於民曲於鬼神者往往
而歿之今元次山苟曲言貌強全一歡以為不藝其直國哉其

於鄰里強全一歡豈不能苟曲於鄉縣以全言行能苟曲於鄉縣
豈不能苟曲於邦國以彰名譽能苟曲於邦國豈不能苟曲於天下
以揚德義若言行名譽德義借顯豈有鍾鼎不入門權位不在已乎
嗚呼曲為之小為大之漸曲為之出有何不可姦邪凶惡其鬪音由
乎元子聞之頌曰吾以顏貌曲全一歡全直君子之惡我如此由有
過於此者何以自免

唐文粹卷第四十四上

復性書三篇

復性書上篇

古文乙 摠四首

吳興姚

平賦書一篇

鉉

李翱

纂

特合其亨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
奉天時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此非自
外得者也能盡其性曰已矣子思曰惟天下至誠爲
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
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
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其次致曲曲
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
爲天下至誠爲能化聖人知人之性皆善可以循之
不息而至於聖也故制禮以節之作樂以和之安
於仁樂之本也動而中禮之本也故在車則聞和鸞
之聲行步則聞佩玉之音無故不廢琴瑟視言行權
禮法而動所以教人忘嗜欲而歸性命之道也道者
至誠而不息也至誠而不息則虛虛而不息則明明
而不息則照天地而無遺非他也此盡性命之道也
哀哉人人可以及於此莫之止而不爲也不亦感耶

昔者聖人以傳于顏子顏子得之拳拳不失不遠而復其心三月不違仁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其所以未到於聖人者一息耳非力不能也短命而死故也其餘升堂者蓋皆傳也一氣之所養一雨之所膏而之者各有淺深不必均也子路之死也石乞孟釐以之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由非好勇而無懼也其心寂然不動故也曾子之死也曰吾何求焉五石行正而斃焉斯已矣此正性命之言也子思仲尼之孫得其祖之道述中庸四十七篇以傳于孟軻子軻曰我四十不動心軻之門人達者公孫丑萬章之徒蓋傳之矣遭秦焚書中庸之弗焚者一篇存焉於是此道廢缺其教授者惟節文章句威儀擊劍之術相師焉性命之源則吾弗能知其所傳矣道之極于剝也必復吾自六歲讀書但為詞句之學志于道者四年矣與人言之未嘗有是我者也南觀濤江入于越而

吳郡陸參存焉與之言陸參曰子之言尼父之心也東方有聖人焉不出乎此也南方有聖人焉亦不出乎此也唯子行之不息而已矣嗚呼性命之書雖存學者莫能明是故皆入於莊列老釋不知者謂夫子之徒不足以窮性命於道信之者皆是也有問于我我亦吾之所知傳焉遂書于書以開誠明之源而缺絕廢棄不揚之道幾可以傳於世命曰復性書以治乎心以傳乎人於戲夫子復生不廢吾言矣

復性書中篇

或問曰人之昏也久矣將復其性者必有漸也敢問其方曰弗慮弗思情則不生情既不生乃為正思正思者無慮無思也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又曰閑邪存其誠詩曰思無邪曰已矣乎曰未也此齋戒其心者也猶未離於靜焉有靜必動

有動必靜動靜不息是乃情也易曰吉凶悔吝
生乎動者也焉能復其性耶曰如之何曰方靜
之時知心無思者是齋戒也知本無有思動靜
皆離寂然不動者是至誠也中庸曰誠則明矣
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問曰不慮不思之
時物格于外情應于內如之何而可止也以情
止情其可乎曰情者性之邪也知其為邪本無
其心寂然不已邪思日息惟明明照邪也何所
生如以情止情是乃大情也情之相止其有已
乎易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
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無祗悔元吉問曰
本無有思動靜皆離然則聲之來也其不聞乎物之
見聞者斯可矣無不知也無弗為也其心寂然光照天地
是誠之明也大學曰致知在格物易曰無思也

致知在格物何謂也曰物者萬物也格者來至也物至
之時其心昭昭然辨焉而不應於物者是致知也是知之至也知
至故意誠意誠故心正心正故身修身修而家齊家齊而國理國
理而天下平此所以能參天地者也易曰與天地相似故不違
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
士敦乎仁故能愛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
晝夜之道而知故神無方而易無體一陰一陽之謂道此之謂也
曰生為我說中庸曰不出乎前矣曰我未明也敢問何謂天命之
謂性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性者天之命也率性之謂道曰何謂
也曰率循也循其源而反其性者道也道也者至誠也至誠天之
道也誠者定也不動也循道之謂教曰何謂也曰教也者人之道
也誠者善也循是道而歸其本者明也教也者則可以
教天下矣顏子其人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說者
曰其心不可須臾動焉故也動則遠矣非道矣變化無方未始離

於不動故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弗聞莫見
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說者曰不覩之覩見莫大焉不
聞之聞聞莫其焉其心不動是不覩之覩弗聞之聞也其復之不
遠矣故慎其獨慎其獨者守其中也問曰昔之注解中庸者與生
之言皆不同何也曰彼以事解我以心通者也曰彼亦通於心乎
曰吾不知曰知生之言修之一日可至於聖乎曰十年擾之一日止之而
求至焉是孟子所謂以一杯水而救一車薪之火也甚哉止而不
息必誠誠而不息必明明與誠終歲不違則能終身矣造次必於
是顛沛必於是則可以希於至矣故中庸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
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
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
見而彰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問曰人之
性猶聖人性歟曰桀紂之性猶堯舜之性也其所以不覩其性者
善欲好惡之所昏也非性之罪也曰爲不善者非性邪曰非也乃
所爲也情有善而不善性無善而不善焉孟子曰人無有不善

水無有不下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顛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
水之性哉其所以導引之者然也人之性皆善其不善亦猶是也
問曰堯舜豈不有情耶曰聖人至誠而已矣堯舜之舉十六相非
喜也流四凶非怒也中於節而已矣其所以皆中節者設教于天
下故也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中庸曰喜怒哀樂
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
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易曰惟深也故
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
行而至聖人之謂也問曰人之性猶聖人之性嗜欲愛惡之心何
因而生也曰情者妄也邪也曰邪與妄則無所因矣妄情滅息本
性清明周流六虛所以謂之能復其性也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
命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能正性命故也問曰情之所昏性即滅
也何以謂之猶聖人之性也曰水之性清激而渾之者泥沙也方
其渾也情性豈遂無有耶久而不動泥沙自沉清明之性鑒于天
地非自外來也故其渾也性本弗失及其復也性亦不生人之性

亦猶水也。問曰：人之性本皆善，而邪情昏焉，敢問聖人之情將復為嗜欲所渾乎？曰：不復渾矣。情本邪也，妄也。邪妄無因，人不能復聖。人既復其性矣，知情之為邪邪，既為明所覺矣，覺則無邪邪，何由生也？伊尹曰：天之道以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者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如將復為嗜欲所渾，是尚不自覺者也。而況能覺後人乎？曰：敢問死何所之？邪？曰：聖人之所不明，書于策者也。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斯蓋之矣。子曰：未知生，焉知死？然則原其始反其終，則可以盡其生之道，生之道既盡，則死之說不學而自通矣。此非所急也。子修之不息，其自知之，吾不可以章章然言非書矣。

復性書下篇

書而作，久而休者，凡人也。作乎非作者也，與物皆作，休乎非休者也。與物皆休，吾則不類於凡人。書無所作，久無所休，作非吾作也。作有物，休非吾休也。休有物，作耶休耶？皆離而不存，予之所存。

者終不亡且離矣。人之不力於道也，昏不思也。天地之間，萬物生焉。人之於萬物，一物也。其所以異於鳥獸蟲魚者，豈非道德之性全乎哉？受一氣而成形，一為物而一為人，得之甚難也。生乎世，又非深長之年也。以非深長之年，行其難得之身，而不專於大道，肆其心之所為，其所以自異於禽獸蟲魚者，亡矣。昏而不思，其昏也終不明矣。吾之生二十有九年矣，思十九年時如朝日也，思九年時亦如朝日也。人之受命，其長者不過七十八十年，九十年百年者則稀矣。當百年之時而眠乎九十年時也，與吾此日之思于前也，遠近其能大相懸邪？其又能遠於朝日之時邪？始則人之生也，雖享百年，若雷電之驚相激也，若風之飄而旋也，可知矣。况千百人而年一及百年之年哉？故吾之終日志于道德，猶懼未及也。彼肆其心之所為者，獨何人邪？

平賦書一篇 并序

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孟子曰：欲輕之於堯舜之道，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大桀小桀也。

是以什一之道公私皆足人既富然後可以服教化反淳朴古之
聖賢未有不善於為政理而能光於後代者也故善政者莫大於
理人理人者莫大於既富之又教之凡人之情莫不欲富足而惡
貧窮四人之苦者莫甚於農人麥粟布帛農人之所生也歲大豐
農人猶不能足衣食如有水旱之災則農人先受其害有若曰百
姓不足君孰與足夫如是百姓之視其長上如仇讎安既不得享
其利老又焉肯盡其力自古之所以危亡未有不由此者也人皆
知重歛之可以得財而不知輕歛之得財愈多何也重歛則人貧
人貧則流者不歸而天下之人不來由是土地雖大有荒而不耕
雖耕之而地力有所遺入日益困財日益匱是謂棄天之時遺地
之利竭人之財如此者雖欲為社稷之臣建不朽之業功誅暴以
而威四夷後有其心豈可得邪故輕歛則人樂其生樂其生則居
者不流而流者日來居者不流者日來則土地益強四隣之人歸之如父母
盡力耕之地多餘利人日益富兵日益強四隣之人歸之如父母
雖欲驅而去之其可得邪是以典之安而居則富而可教典之危

而守則人皆自固孟軻所謂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有生人已來
未有能齊者也嗚呼仁義之道竟然如大道焉人莫不知之然
皆不能行何也見之有所未盡而又有嗜欲以害之其自任太多
而任人太寡是以有土地者無代無之雖莫不知之然而未有一
人能行之而功及於後代者由此道也秦滅古法隋并田而復殷
周之道廢相承滋久不可卒復朝是以取可行於當時者為平賦
書而什一之法存焉嗚呼幾乎有能行之者云爾

九為天下之賦千里之都為千里之都者則百里之州為百里之
州者起於畝之田五尺謂之步古者六尺為步古之尺小為茲
時之尺四尺八寸則方一寸為古之方一步餘三百步六寸二分

五釐二百有四十步謂一畝古者步百畝與此時不同從俗之數

則易行也一畝為古之田三畝三百六十步謂之里古者畝百為

大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之田九夫三屋方三百步為一里也方

一里之田九夫頃畝名也方一里之田五百有四十畝畝百為頃

五頃四十畝也古之里雖小其畝又加小所以古之方一里為田

九頃或時方一里為田五頃四十畝為古之田一十六頃有二十
畝也十里之田五萬有四千畝五百四十頃也為古之田一千六
百二十頃也百里之州五十有四億畝五萬四十頃也為古之田
一十六萬二十頃也千里之都五千有四百億畝五百四十萬頃
也為古之田一千六百二十萬頃也方里之內以畝為屋室徑路
牛豚之所息菘菜蔬之所生植里之家給焉古者方一里為井
為田九百畝農夫八家各受田百畝公田八十畝八家同養公田
公事畢然後理私事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餘田二十畝餘為
閭井屋室或時里既加大一畝之田為古之田三畝則十畝之田
為古之田三十畝較其多少亦相若矣九百里之州為十里者百
州縣城郭之所建通川大途之所更立墓鄉井之所聚則遂溝澮
之所渠大計不過十里者三十有六有田一十九億四萬有四千
畝一萬九千四百四十頃也百里之家給焉千里亦如之高山大
川則博其中長綴短而重之一畝之田以強井弱水旱之不特難
不能非此地方者歲歲不下粟一石公索其十之一九百里之州

田五十四億畝以一十九億四萬有四千畝為之州縣城郭通川
大途則遂溝澮立墓鄉井屋室徑路牛豚之所息菘菜蔬之所
生植餘田三十四億五萬有六千畝三萬四千五百六十頃也畝
率十畝粟一石為粟二十四萬五千有六百石以貢于天子以給
州縣之執事者之祿以供賓客以輸四方以禦水旱之災皆足于
是矣其田間樹之以桑九植桑人百之所沐者謂之功桑太寡則
之于帛桑太多則暴乎田是故十畝之田植桑五功一功之蠶取
不可歲度之也不能盡其功者功不下一疋帛公索其百之十九
百里之州有田五十有四億畝以一十九億四萬有四千畝為之
州縣城郭通川大途則遂溝澮立墓鄉井屋室徑路牛豚之所息
菘菜蔬之所生植餘田三十四億五萬有六千畝麥之田大計
三分當其一其土卑不可以植桑餘田二十三億有四千畝樹桑
九一百一十五萬有二千功率十取一帛為帛一十一萬五千
有二百疋以貢于天子以給州縣之執事者之祿以供賓客以輸
四方以禦水旱之災皆足于是矣蠶寡孤獨有不入彀者公與之

粟帛能自給者弗征其田桑九十里之鄉為之公困焉鄉之所入
于公者歲十舍其一于公困十歲得粟三千四百五十有六七十
里之鄉多人者不足千六百家鄉之家保公困使勿偷饑歲并入
不足于食量皇家之口多寡出困與之而勸之蠶以須麥之升焉及
其大豐鄉之正治鄉之人歸公所與之當戒必精勿濡以內于公
困窮人不能歸者與之勿徵于書則歲雖大饑百姓不困于食不
死于溝洫不流而入于他矣人既富樂其生重犯法而易為善教
其父母使之法心教其子弟使之孝教其鄉黨使之敬讓羸老者得
其安幼弱者得其養鰥寡孤獨有不人疾者皆樂其居屋室相鄰
煙火相接于百里之內與之居則樂而有禮與之守則人皆固其
業雖強暴之兵不敢凌自百里之內推而布之千里自千里而被
于四海其孰能當之是故善為政者百姓各自保而親其君其君
雖欲危亡弗可得也其在詩曰追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繆
力兮女下民或敢侮予此之謂也

文粹卷第四十四

卷第四十四

古文丙 摠六十七篇

吳興姚

敏

纂

鹿門隱書六十篇

皮日休

古漁父四篇

劉統

時議三篇 元結

鹿門隱書六十篇 并六

皮日休

醉士隱於鹿門不醉則遊不遊則息息於道思其所未至息於文
慙其所未周故復草隱書焉嗚呼古聖王能旌山夫谷民之善者
意在斯乎或曰仲尼修春秋紀災異近乎怪言虎賁之勇近乎力
行衰國之政近乎亂立祠祭之禮近乎神將聖人之道多岐而難
通也奚有不語之義也曰夫山鳴鬼哭天裂地坼怪甚也聖人謂
一君之暴災挺天地故諱耳然後世之君猶有窮凶以召災極暴
以市異者矣夫桀紂之君握鉤伸鐵撫梁易柱手格能罷走及虎
兇力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懼尚力而虐物貪勇以喪生然後世
之君猶有喜角觝而忘政受拔拒而過賢者寒浞竊室子頑通母
亂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懼來世之君為蛇豕民為淫賊然後世之

君猶有易內以亂國通室以亂邦者夏啓畜乘龍周穆燕瑤池神
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懼來世之君以幻化致其物以左道成其樂
後世之君猶有黷封禪以求生恣祠祀以祈欲者嗚呼聖人發一
言為當世師行一行為來世軌豈容易而傳哉當仲尼之時苟語
於亂神也吾恐後世之君怪者不在於妖祥而在於政教也力
者不在於角繼而在於侵凌也亂者不在於衽席而在於天下也
神者不在於襪鬼而在於宗廟也若然者其道也豈多岐哉
民性多暴一以導之以其仁民性多逆聖人導之以其義民性多
縱聖人導之以其禮民性多禽聖人導之以其智民性多妄聖人
導之以其信若然者聖人導之於天下賢人導之於國衆人導之
於家後之人反導為取反取為奪故取天下以仁得天下而不仁
矣取國以義得國而不義矣取名位以禮得名位而不禮矣取權
勢以智得權勢而不知智矣取朋友以信得朋友而不信矣
得也非取也得之仁殷周取而得也得之亦仁吾謂自巨君子
德已後行仁義禮智信者皆奪而得者也悲夫

文學之於人也譬乎藥善服有濟不善服反為害
或曰聖人見一善必汲之慕之夫丹朱高均雖曰不肖豈便毒於
豺虎哉何其嗣之遠也且善足以保身不足以保天下噫丹朱高
均皆非堯舜之子一身且不自保况天下哉
毀人者自毀之譽人者自譽之夫毀人者人亦毀之不曰自毀矣
譽人者人亦譽之不曰自譽乎
或曰神農牛首蜚仲鳥身信乎哉曰非形也象也夫梟羊獬豸尚
猶類人况聖人也哉
或曰夏禹為黃熊信乎哉曰非也感也夫簡狄吞鳥卵而生契姜
嫫履大跡而產稷是也當禹之母夢熊而生耳不特者禹誠是能
吾以聖人為國象也
或曰孟子云予何人也舜何人也是聖人皆可修而至乎曰聖人
者天也非修而至者也夫知道於後能修能修於後能聖且堯為
唐侯二十而以德盛舜為鯀民二十以孝聞在手修哉后稷之戲
必以藝殖焉仲尼之戲必以俎豆焉在手哉蓋修而至者顏子也

孟軻也若聖人者天資也非修而至也

窮山人盡行也大江人盡涉也然而不幸者有遇虎兇之暴蛟龍之患者矣豈以是而止者哉夫途有遇是患而死者繼其踵者惟恐其行之不速也今之士為名與勢苟刑禍及流竄至是監刀鋸者必名人司流竄者必勢士繼其踵者惟恐其位之不速也嗚呼名與勢於也吾患其內虎兇乎蛟龍乎是天不為人幸也非人也其或披林逐席兇入水嬰蛟龍遇其患也是人不為天幸也非天也若是以遇禍則終身所為心之駟儻焉

君子不為其所不為小人為其所不為

可以威而不威可以殺而不殺難也

繫者不觀其窮觀其富也慎者不觀其危觀其勢也苟當窮能現當危能慎戒也非真也

古之官人也以天下為己累故已憂之今之官人也以己為天下累故人憂之

今道有赤子將為牛馬所踐見之者無問賢不肖必惕息皆欲

驅牛馬以活之也至夫國有弱君室有色婦有欲謀其國欲其室者惟恨其君與夫不罹赤子之禍也噫是復何心哉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伊尹五就湯五就桀皮子採廉於伯夷廉於天下不為隘矣擇和於下惠和於天下不為不恭矣取志於伊尹志於天下不為大矣

天有造化聖人以教化禪之地有生育聖人以養育禪之四時有信聖人以誠信禪之兩曜有明聖人以文明禪之噫禪於天地者何獨聖人雖禽獸昆蟲雲物不能自順其化麟鳳禪於祥瑞也蛟龍禪於潤澤也昆蟲禪於地氣也雲物禪于天候也而況於聖人乎况於鬼神乎故紂大君之組綬食生人之膏血苟不仁而位是不禪於祿食也况能禪於天地乎吾乃知是禽獸昆蟲雲物不竊於天地之覆燾也

舟之有位五劫反猶人之有道也位不安也舟之行匪位不進是

不安而安也人之行也猶舟之有位匪道不行是不行而行也夫秦失位於項遺位於漢是聖人之道不安其所安小人之道安

其所不安也

伊尹之道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吾得志弗為也與之以道取之以道天下可也况一介哉伊尹之道近乎執吾去執而取廉者也伯夷不仕非君不治非民治則進亂則退吾得志弗為也不仕非君執行其道不治非民孰急天下以非君乎湯不當事桀文王不當事紂也以非民乎桀民不赴殷紂士不歸周矣故伯夷之道過乎高吾去高而取介者也

柳下惠何事非君何使非民與惡人言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吾得志弗為也夫蚍蜉豈過人而有禮哉民之下者亦若是而已柳下惠之道過乎濶吾去濶而取辨者也

於戲黃卷之內聖賢者皆在焉慕而不及愛而不可必鬱於厲也至乎是者為心乎為身乎心則勞身則憊嗚呼道果不在於自用古之奢也吾不奢古之儉也吾不儉適管晏之中或可笑噫古之奢也僭今之奢也濫古之儉也性今之儉也名學而廢者不若不學而廢者學而廢者恃學而有驕必辱不學

而廢者愧已而自果則全

勇多於人謂之暴才多於德謂之妖

小善亂德小才耗道

以有善而不進以有才而不修孔門之徒恥也

古之隱也志在其中今之隱也爵在其中

更不與奸罔期而奸罔自至曾豎不與不仁期而不仁自至嗚呼更非被重刑不知奸罔之喪已賈豎非遭極禍不知不仁之害躬也夫易化而善者齊民也唯更與賈豎難哉

聖人能身人道不能與人志

嗚呼才望顯於時者殆哉一君子愛之百小人妬之一愛固不勝

於百妬其為進也難

不以堯舜之心為君者其君也不以伊尹周公之心為臣者其臣也

造父善御不能御駑駘公輸善匠不能匠散木吾知夫不教之民也

豈易御而易匠者執陽貨者仲尼之駑駘也互鄉者仲尼之散木也

或曰子之道道有以邁千人子之貌固不足加於衆噫何哉曰亦

何異哉伊臯亦人耳孔顏亦人耳

不思而立言。不知而交。吾其憚也。
知道而不行。知賢而不舉。甚乎穿窬也。夫盜也者。不能盡一室。如
不行道。足以喪身。不舉賢。足以亡國。
金貝珠璣。非能言而利物者也。室夫有國者。寶之甚乎賢。惜之過
乎聖。如失道而有亂國。且輸人。況夫金貝珠璣哉。
聖人行道而守法。賢人行法而守道。衆人侮道而貸法。
古之決獄。得民情也。哀。古今之決獄。得民情也。喜。哀之者。哀。其化
之不行。喜之者。喜其賞之必至。
周公為天子。下白屋之士。今觀於一命之士。接白屋之人。斯禮遂
亡。悲夫。

幸君之急而見懲。亂已之讎而為直。回躬不好者而為廉。因人不
樂者以為正。大人不由也。
聖人之道。枕坦途。諸子之道。猶斜運。坦途無不之也。斜運亦有不
之。人往遠。坦途者有津梁。之斜運者苦荆棘。
三王之世。民知生而不知化。五帝之世。民知化而不知德。

毀人者失其直。譽人者失其實。近於鄉愿之人哉。

憚勢而交人。勢劣而交道息。希利而友人。利薄而友道退。

明君善全臣者。不狎哲士。善全交者。不暱。

或曰。我善治苑囿。我善視禽獸。我善用兵。我善聚賦。古之所謂賊

臣民。今之所謂賊臣。

奸妨能害稼。不能害人。奸邪善害人。害稼者有時而稔。是不害也。

雖有祝鮀之佞。宋朝之美。其害人也。可勝道哉。

或問君子之道。何如。則可以常行矣。曰。去。曰。蔽。用四正。則可以常

行矣。曰。何以言之。見賢不能親。聞義不能伏。當亂不能正。當利不

能節。此之謂四蔽。道不正。不言禮。不正。不行文。不正。不修。人不正。

不見。此之謂四正。

鶴鸞不常見。君子慕焉。鸞鳩常見。小人捕焉。噫。君子之出處。亦猶

夫鶴鸞而已矣。

不佞而尊者。曰道。不貨而富者。曰文。噫。吾將謂得時乎。尊而驕者

不為矣。吾將謂失時乎。富而安者。吾為矣。

或曰將處乎世何如則可以免乎諉曰去六邪用四尊則可矣曰
何以言曰諫未沃而諉君交未至而責友居未安而罪國家不儉
而罪歲道不高而凌費志不定而羨富此之謂六邪也自尊其道
老舜不得而卑也自尊其親天下不得而誣也自尊其已孩孺不
得而娛也自尊其志刀鋸不得而威也此之謂四尊也
愛雖至而不媒讎已危而不擠勢方盛而知足利正而識已豈小
人之能哉
以儉而獲罪獨遠乎奢以退而遇讓尚愈乎進
弓箕之每家生子而捨乎弓箕陶旒之家生子而捨乎陶旒噫吾
之道猶弓箕乎陶旒乎
自漢至今民產半入乎公者其唯桑弘羊孔僅乎衛青霍去病乎
設遇聖天子吾知乎桑孔不過乎賈堅衛霍不過乎士伍
古之殺人也怒今之殺人也笑
古之用賢也為國今之用賢也為家
古之酌管也為酒今之酌管也為人

世之置吏也將以逐盜今之置吏也將以為盜

楊墨有道乎曰意錢格筆皆有道也何啻乎楊墨哉吾知夫
今之人嗜楊墨之道者其一夫之族耳

古漁父四篇有後序

劉蛻

史行山逐禽而逢虞人虞人反以罟而獵叟叟欺虞人以事鬼神
而得遂他日叟之子壯圍山而讎獵吾父者曰今日凡在山澤殺
無赦虞人亡於大澤虞人之父教之以漁漁利厚於罟末之年富於
澤上三闢山將殺其子於帝側帝教之以漁天下天下之利厚於
漁稼夫之年富於九州漁者常以此自笑而聞於士師士師以應
執之漁者對曰始臣學漁不學笑天下而天下入臣笑舜聞之亦
曰始朕學事叟不學受天下禪而天下禪朕
始真之後漁者帝而奔帝辛曰始風微水上魚聚臣舟臣垂之十
鉤魚方眠臣鉤未及吞而雷驚臣舟夫雷不發而震盍戮於燮理
者辛應曰爾不得魚市不關魚亦般人得魚耳夫多魚而垂之十
鉤魚必爭而且畏後其餌然而猶相與眠其鉤豈非君其餌薄乎

何戮之有微子自勞聞之亦曰殷餌薄矣臣不受戮殷民驚矣州
祭哭臨而入周

暮有二舟還而爭一舟於中流空舟中者恃其無傷舟中也則盛
闔以薄兩舟果與俱覆明日訟於王王以其罪均也平於二漁既
而空舟者歸告其子曰吾勝矣覆彼所載載魚者歸亦告其鄰曰
吾勝矣其鄰笑曰罪均而子獨覆所載孰謂勝乎
有置魚於葦間仰見鳴鳶集其上乃符木於器旁以懼之明日澤
西漁者乃刻材澤畔前日置魚者目眈而云而三年不敢漁其妻
笑曰始偽以給一器之魚學偽得盜一澤之利

篇後序

會昌甲子歲余於西塞巖下見版洗而得漁父書七篇尚多古文
然其三篇甚怪其淺近類詞賦今皆捨之其四篇余特爲之箋正
其文字然前二篇文有高致後二篇則託寓鄙狎以其頗有譏勸
余亦存之然不知其年代故謂之古漁父

時議三篇并表

元結

臣結言自以昏庸多堪逸浪江海陛下忽降公詔遠徵愚臣陛下
豈不以凶逆未除盜賊屢起百姓勞苦力用不足將社稷大計與
天下圖之者乎荒野賤臣始見軒陛又拘限忌諱不能悉下情以
上聞則陛下安用煩勞車乘招禮賢異臣實不能當君子之羞受
小人之辱故編與息之說爲三篇命曰時議敢以上聞抵冒天威
謹伏待罪臣結頓首謹上

時議上篇

時之議者或向相曰往年逸亂之兵東窮江海南極淮漢西抵秦
塞北盡幽都今趙衛之疆悉爲盜有凶勇之徒攻四方者幾百餘
萬如屯守二京從衛魁帥者不計當時之兵可謂強矣當時人心
已不固矣天子獨以教驕僅至靈武引聚餘弱憑凌強寇頓軍岐
陽師及渭西曾不踰時竟能摧堅銳復兩京逃降逆類悉收河南
州縣今河北隴臥奸逆尚餘今山谷江湖稍多亡命今所在盜賊
屢犯州縣今天下百姓或轉徙流亡今臨敵將士多喜奔散今賢
士君子不求任使天子往在靈武至於鳳翔無今日兵革而能勝

敵無今日禁制而無亡命無今日威令而盜賊不起無今日財用而百姓不亡無今日封賞而將士不散無今日朝廷而人思任使何哉豈天子能以弱制強不能以強制弱豈天子能以危求安而忍以未安忘危時之議者或相封曰此非難言甚易言矣天子往年悲恨陵廟為凶逆傷深怨憤上皇忽南幸已蜀哀傷宗戚多見誅害驚惶聖躬動息無所是以勤勞不辭親撫士卒與人權位信而不疑渴聞忠直過則善改如此所謂以弱制強以危求安今天子重城深宮處私而居冕旒清晨纓佩而朝太官具味當時而食太常修樂和聲而聽軍國機務參詳而進萬姓疾苦時或不聞而廡有良馬宮有美女與服禮物日月以備休符佳瑞相繼而有朝廷歌頌盛德大業四方貢賦尤異品物公族姻戚喜荷帝恩諸臣戲官怡愉天顏而文武大臣至於公卿庶官皆權位爵賞名實之外似已過望此所以不能以強濟弱忍以未安忘危若天子能視今日之安如靈武之危事無大小皆若靈武何寇盜強弱可言當天下曰無事矣

時議中篇

時之議者或相謂曰吾聞道路云云說士人共自謀曰昔我奉天子拒凶逆勝敵則家國兩存不勝則家國兩亡所以生死決戰是非極諫今吾屬名位已重貨財已足爵賞已厚勤勞已極天下若安吾何苦哉天下若不安吾屬外無仇讎相害內無窮賤相迫何苦更當鋒刃以近死乎吾苦更忤人主以近禍乎又聞曰嗚呼吾州里有忠義之者仁信之者方直之者今或有病父老母孤兒寡妻如身能存有皆力役乞丐凍餒不足況於死者父母妻子人誰哀之又聞曰今天下殘破蒼生危急受賦役者多寡弱貧獨流亡死生悲憂道路蓋極矣天下若安我等豈無隴畝以自處若不安我不復以忠義仁信方直死矣縱有盜於我者安則隨之人且如此其於何故時之議者相對曰今國家非欲其於蓋失於太明太信而然耳夫太明則見其內情將藏內情則罔惑生焉罔上惑下能令必信可必矣故太信焉太信之中至姦元惡卓然而存如此使朝廷遂亡公直天下遂絕忠信蒼生遂益冤怨如公直亡

矣忠信失矣寃怨生矣豈天子大臣之所喜乎將欲治之能無之
由吾屬議於野者又何所及

時議下篇

時之議者或相問曰今天子思安蒼生思減姦逆思致太平方乃
圖之非不動勞于今四年而說者異之何哉時之議者或相對曰
如天子所思如說者所異天子大臣非不知之凡有制詔皆常言
及言雖殷勤事皆不行前後再三頗類諧戲今或有仁恤之令憂
勤之詔人皆放立壹語指而議之其由何哉以言而不行之故也
天子不知其故以為言雖不行足堪沮勸嗚呼沮勸之道在明審
均當而不行也必不行矣有言何為有太古以來致理興化未有
言之不行而能至矣若天子能追行已言之令必行將來之法日
免天下妄端禱福且除天下隨時弊法且去天下拘忌煩令必任
天下賢異君子屏斥天下凡邪小人然後推仁信威令典之不惑
此則帝王常道何為不及

唐文粹卷四十四下

文粹卷第四十五

古文丁摠三十一首

吳興姚

鉉纂

言對卷拜禹言李翱

拜獄言陳黥

冶家子言陸龜蒙

齊處士言去皓

英雄之言羅隱

言盤李華

齊誅阿大夫語牛僧孺

設毛延壽自解語程曼

對禹問韓愈

濟為瀆問李甘

寒泉子對秦惠王陸龜蒙

齊司殺對程曼

真龍對盛均

愚谿對柳宗元

紀梁公對楊夔

荅問諫者陳黥

文道元龜尚衡

禹誥陳黥

補逸書白居易

疑經司空圖

正尸祭皮日休

拜禹言

李翱

貞元十五年六月二十九日隴西李翱敬再拜禹之堂下自賓

升北面立弗敢歎弗敢祈退降復敬再拜哭而歸且歌曰惟天之

拜嶽言

陳黶

黶自關東隨計來關下經華嶽祠有巫導以祈謁迺徹蓋整衣馨
爐瀝觴頰拜而前緘默而退巫曰客是行也務名耶官耶胡為乎
有祈禮而無祈詞神之所嚮而答蓋舒乃誠曰余其來拜句以嶽
長群山猶人之有聖賢草木之有松蘭百川之有河海鱗羽之有
虬鸞焉屹屹崇干霄柱空載國祀典且人敬宗拜之思盡乎余之
敬詞之黶懼乎神之臨且神視果高而聽果深必福其善而祓其
淫余行合乎神也必照而臨如欺乎神也祈之乎何心巫号余言
無妄号為妄言者之箴

治家子言

陸龜蒙

武王既伐殷懸紂首有泣於白旗之下者有司責之其人曰吾治
家孫也數十年間載易其銘範矣今又將易之不知其所業故泣
吾且始鑄田器歲更作必大集殷賦重秉耒耜者一墾不敢起

父易之為工器屬宮室臺榭侈其集益倍民凋力窮土木中輟吾
易之以為兵器會諸侯伐殷師旅戰陣其集又倍前也今周用鉞
斬獨夫四海將奉文理吾之業必壞吾亡無日矣武王聞之懼於
是苞干戈觀農事治家子復祖之舊

齊處士言

表皓

齊祖受宋禪大宴卿工顧謂丞相曰予不肖幸有天下非百執事
羽翼小子共拯宋人之溺也然予不敢易時而侮器使不逾載致
黃金與土同價朝臣稱賀外誼懼快喜相聲日走天下齊封父
聞而慶曰宋人生矣而告鄉處士處士聞而泣曰捨虎逢狼改時
而亡吾為宋人幸未死果塗炭於齊矣新主之言豈成聖人之道
耶君王知黃金貴於土不知百姓視土貴於黃金吾聞古者土
之封在於民阜而國殷土有林木民時而取土有鹹鹵民時而煮
土有禾黍民時而盈庚金玉在山桑麻在原聖人不禁無私無官死
者有土生者有田聖人樂而百姓曰百姓憂而聖人然句絕秦傳
亂國之疾百姓之苦莫痊漢壤既廣百姓饒矣土地之利百姓

時而窺之金玉在山鹹澗在田取塊土者犯禁而死生無土而可
以田歿無土而及乎泉生則枕囊而郡縣邑剋而吏黠吾視宋人
之評久矣未見宋人有寸土者君王苟欲致民於生地不若溥民
之賦貽民之利知百姓貴土於黃金則其民受福於齊矣封父敬
而謝曰吾將聞執政者可乎處士曰否是欲急挈吾於禍矣惟父
勿施吾將狂

英雄之言

羅隱

物之所以有韜晦者防乎盜也故人亦然夫盜亦人也豺獲焉衣
服焉其所以異者退讓之心貞廉之節不恒其性耳視王帛而取
者則曰牽於寒餓視家國而取者則曰救彼塗炭牽於寒餓者無
得而言矣救彼塗炭者則宜以百姓心為心而西劉則曰居宜如
是楚籍則曰可取而代噫彼必無退讓之心貞廉之節蓋以視其
靡曼驕崇然後生其謀耳為英雄者猶若是況常人乎是以峻宇
逸游不為人之所窺者鮮矣

言鑿

李華

晉侯方畱秦既而有疾秦伯使醫盩和視之將行戒之曰鄰國相病
大夫何以為行對曰臣不發藥石請以詞痊晉侯而國無害秦伯
悅以卿禮遣之和至于晉晉君幄銅鞮之宮憑豐且肥倚柔容更衣
被珠王者百許人膳夫列鼎於庭而後延客客辭曰始受命於寡
君以除君疾為役今大國反以色與食病臣非臣所及也中軍師
對曰此寡君待先生之禮也不意為過敬惟所擇客曰臣饜而馳
千里形甚勞而氣不足所欲者酒一盛果一器膳鱸佐飯而已其
餘不敢煩大國再拜受賜而診之曰君聲沉而陽濁而浮色寒而
容壯與楚王相若亦可為也亦不可為也晉侯曰楚子何如而方
寡人客曰臣嘗聘楚楚境大而富山川林藪之盛踰淮而竟南海
晉與齊秦不敵也晉侯曰寡人未嘗涉楚且置楚王願聞其國之
說客曰君不念臣亦未究楚封疆之事直以所見言之楚也近郊
去郢尚三百里引車登岡平視諸宮丹素燭天仰不見空如水漂
浮半在其中滄波動搖低昂隨風藹藹南極山松不盡尔伏尔起
參差高卑流雲重輭或滅或明道路絲絲縈山繞川車蓋如軒

覺登原赤霄頂舉手摩天向之高者乃在車下陰谿冥冥投
無聲狀其乳苑之內則連山黠以當穴容杳杳而葉葉若堅刃
與慢塗呀將折而復合露封隙之嫩空聲小往而大蒼聳崖峴以
日燠呼即及穿偃仆而雲晉鳥合及濱江臯銜百里芳草往往白
沙日炙晶滹俞皎反綠野羊鯨走舉蒼連籩籜梗棹橘柚之林密
孕元氣寒暑若一醫不流風幽不漏日援狙飛走經息百態秋
互號終听竟晦遂莫紛目如雪蔽路四望無人移足必履黃鳥特
鳴白鷗飛度臨險瞰江江隈為潭度度刃凌不動常有神怪龜魚
涵沫露鱗出介纖草少颺風颺颺淡波起崩濤迸流勢不得止精
怖菟怕毛骨洗初凌然攀木瞑眸猶懼踏泉顏麓疏冗繁源鼻
歎支流濛濛鈿耕合注湯湯書晷有聲當暑清涼透崖撲滿囉
而後逝初疑可及忽似無際旋去眩迴滑胡骨湖鋪明泊蒲郭允
宕輓姑本石敵磨火發川上纜夷又亞傾沙委浪白煙微蒼通波
滿望澹澹濼濼久而生垠浙浙飛雨真真起雲沅湘春生蒼梧日
波濤噴噴盡色隨望遠頓行荷華組繡一川愕羽族之多名紛合

聞齊宋鄭衛之樂張於宮中撞金擊石草木競發堅城雉堞崇山
峯隊鳥獸狂悻淮湖皆沸首飾戴千金一膳傾千家恥不相及者
以粒計倉祿之眾半於平人秣馬之費倍於租入其餘奇麗之富
奉養之侈率與是侔楚王甚羨而楚人甚病申叔請老而不與政
言未畢晉侯時氣而伸幹曰向先生言亦可為也何哉客曰此未
足累楚故曰可為也若張而無厭則不可為也晉侯色生力起片
御者撤膳羞而請曰先生終說寡人病幸閒矣客乘時而動之曰
楚使令尹司馬理兵于北疆以臨樊邑樊邑大夫少者則請開關
以戰老者則曰君務息人楚恃其富強因侈生欲未足畏也寡君
乃發府將賙而四境寡小君以四時之用為請寡君曰是出於人
而歸於人無人則無是夫何愛焉申命上大夫布幣於人而謝之
曰孤不德使爾父兄弟不自保於楚師故整以相勞秦人感

皆泣婦人處子亦請執報楚楚聞而夕卷師君臣震伏而受職
秦此先生不戰之術也晉侯洗然以楚事而照於晉遂輟謀秦由
是大國脩好小國來朝戎狄皆附客果以詞痊晉故曰言鑿

齊誅阿大夫語

牛僧孺

齊威王問阿大夫曰汝孰愿吾左右哉曰近吾君者也王曰吾以
阿民寄汝是則割吾憂於心者而謂給吾使於宮者為近耶夫宮
中之近不過為吾折支矣吾體有所貴是亦有所賤豈以反貴於
心乎故入宮之職非近也入心之職為近也順顧走指出入無方
者藝之至也授印于外不必在宮者信之至也汝在吾所以信而
此吾所以藝不愧冕衣裳哉今則戮汝使卿大夫識遠近之正於
是群臣快賀而國大治君子曰王室之明莫盛乎午者左右陰不
至也如齊威安有不明乎

設毛延壽自解語

程晏

帝見王嬙美召壽責之曰君欺我之甚也延壽曰臣以為宮中美
者可以亂人之國臣欲宮中之美者遷於胡庭是臣使亂國之物

不逞於漢而移於胡也昔閔天獻美女於紂而免西伯齊遺女樂
於魯而孔子行秦遺女樂於戎而間由余是豈曰選其惡者遺之
美者留之耶陛下以為美者是能亂陛下之德也臣欲去之將靜
我而亂彼陛下不以為美者且不能亂我之德安能亂彼謀哉臣
聞太上無亂其次去亂其次遷亂今國家不能無亂陛下不能土
亂臣為陛下遷亂之惡可以為美為彼得乎帝不能言君子曰良
畫工也孰評其甚哉

對禹問

韓愈

或問曰堯舜傳諸夏禹傳諸子信乎曰然然則禹之既不及於堯
與舜也歟曰不然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傳子
也憂後世爭之之亂也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曰然則
堯舜何以不憂後世曰舜如堯堯傳之禹如舜舜傳之得其人而
傳之堯舜也無其人而不傳慮其患而不傳者禹也舜不能以傳
禹堯為不知人禹不能以傳子舜為不知人堯以傳舜為憂後世
禹以傳子為慮後世曰禹之慮民也則深矣傳之子而當不減

奈何曰時益以難理傳之人則爭未前定也傳之子則不爭前
也前定雖不當賢猶可以守法不前定而不遇賢則爭且亂也天
之生大聖也不數其生大惡也亦不數傳諸人得大聖然後入莫
敢爭傳諸人得大惡然後人授其亂禹之後四百年然後得桀
亦四百年然後得湯與伊尹湯與伊尹不得而傳也與其傳不得
聖人而爭且亂孰若傳之子雖不得賢猶可守法曰孟子之所謂
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者何也曰孟子之心以為聖人不
苟私於一子以害天下求其說不得從而為之辭

濟為濇商

李甘

北諸侯來朝過溫溫令送于溫指問水各名曰濟也侯曰且濟濇
耶令復曰然侯曰河五望也其橫千里渾猛如漲無風或駁船殺
人得清淇洹漳之水不加深別為九河不加狹彼所以為濇也今
盡濇以水之力載數石之舟廣不能橫深不能浮而曰與河同濇等
秩吾不識先王班祀之旨也令曰濟南去數十里過河矣濇亦如
此馳注濁中未嘗支流氣奪別河而潛積沙連塊千里不厭不濇

益壯其流即汶而東終能發山輸海此其所以為濇也今河負其
強大自積石不捷擲海往來戎狄間脅浮滑豐濼汾洛伊沁之水
以滋其暴決愁民生中土患勢逆曲多窮始歸海此皆濟水所著
也執事豈以大為賢乎笑默然

寒泉子對秦惠王

陸龜蒙

寒泉子秦之處士見秦惠王曰客有自趙來以約從連橫事說大
王者為誰惠王曰東周人蘇秦也寒泉子曰書上上王弗聽有之
乎曰然其首如何王耶霸即曰黜其霸以齊王乎曰然則何上書
之煩而用之疎乎惠王曰醢雞不能混雷震嬰兒不能抗烏獲者
響輿力懸絕故也蘇子誠辯矣安能以三寸舌謀山東諸侯使西
面朝秦者乎寡人非不知不破一領甲不折一雉矢之為利也顧
其猶捕風耳諸侯不可一非一朝也齊相晉文之伯也始若膠附
終若冰坻豈連雞不能俱上於棲而已哉寡人塞耳義難聞也寒泉
子曰不然天齊荆三晉之人病於兵矣方城之金十九為兵一
為鑄鐵董澤之蒲十九為幹不為箕箒父子兄弟之血則後

本左傳以武仲
召外盜之言而為
此又然鼠喻特佳

章齊竟為燕氛趙骨化魏土懷痛之聲入金石出絃匏聞之者
感酸骨位不自禁一旦有人謂曰朝與秦連衡莫得怙怙安卧秦
亦默戰雖鼓牙頰未能吞諸侯秦休而強吾亦勇而奮矣設有辯
口安能反覆乎大王不用秦詔一武士斷其頸無令車輪輾關下
士使東諸侯聞其言從散衡敗東向以背秦大垂則奪氣入則乞
羞及其殆也彼土地以奉離國獨不念秦仲之業艱難春秋祀事何面目以
見宗廟寒泉季桓於鄆趙即封蘇季子為武安君六國果秦教秦閉關十五年

齊司殺對

程晏

齊境多窳司殺不理景公召司殺讓之反諷公曰請理君朝足之
殺也公曰君廢其職責我欲亂其責也曰不然君不聞鼯鼠之
牙乎食人與百類雖嚙齧盡而不痛俗謂之甘口鼠也魯國之牛聞
食其角矣請以是諷焉牛之食處有蚊蚋撓其膚毛必知鼓耳搖
尾以揮之及鼯鼠食之即不知痛也鼠之一牙豈不甚於蚊蚋乎
嚙我以其口甘雖其心徹骨而不知也況其角乎公誠職臣以司
寇請司朝死之寇然後司封疆之寇也朝廷之寇其鼯鼠乎食君

之角矣又將貫骨與心也是患大而君不知也封疆之殺蚊蚋乎
但撓君之膚毛耳君將鼓耳搖尾以揮之是患小而不知大也臣
所以急其大而不知慢其小而得得知也景公不喻竟坐司殺以不
事晏子曰司殺死田氏為證感齊矣

真龍對

盛均

客有抽時賢符已之禮舉葉君愛龍意於座曰葉公如假而憚其
真誠然乎均曰即飛出丹青者殊未真翔來庭宇者愈偽矣句則
夫靈靈濟於物無求於物無求於人實龍徒也今聞葉公麟畫其象
則摹形趨之定欲滋乎豢育蛇魚類耳真鳥在哉曰然則擾于
真鬪于鄭者非耶曰妖而怪所以幽王青身子產不禮焉率假物
矣彼甚具龍者道能神化其流多汎或蟠于天或巢于田或翼于
人或為馬或為劍有伴於此靡徒不居其在天也樞紐陰陽不蹉
厥常其在田也瞻肢疆土庶彙蕃庶其在人也珠媚心爛呀成智
門其為馬也而體柔油徧崇九州其為劍也鬼淚淫淫秋江萬尋
至如鼓雲則十雨時濡銜照則三光遞晷是群龍也縣古今而

僵溼生人以無倦聖賢在上將利益於物天下無道必元悔於
豈獨矜矜擗端路感於無公而誇瓜豎豈是謂妖怪假物也客欲
眉而俯不復拙言

愚谿對

柳宗元

柳子名愚谿而居五日谿之神夜見夢曰子何辰乎使子為愚耶
有其實且其名固從之今予固若是耶予聞閩有水生毒鱓鱓氣中
之者混沌嘔吐截石走瀨連鱓鱓解有魚焉劔牙鋒尾而獸蹄是
食人必斃而雖之乃仰噬焉故其名曰惡谿西海有水散沙而無
力不能負芥投之則委靡墊沒及底而後止其名曰弱水秦有水
指泥泥淖撓混沙礫視之分寸貽若曉壁淺深險易味味不賣乃
合清渭以自彰穢跡故其名曰濁淫雍之西有水幽險若漆不知
所出故其名曰黑水夫惡弱之極也濁黑賤各也彼得之而不辭
窮萬世而不變者有實也今予其清與美為子所喜而又功可以
及圃畦力可以載方舟朝夕者濟焉子幸擇而居予而辱以無實
之名以為愚卒不見德而肆其謬且終不可止耶柳子對曰汝誠

無其實然以吾之愚獨好汝汝惡得避是名耶且汝不見貪食
有飲而南者見交趾寶貨之多光溢於目思以兩手左右攫而
之豈泉之實耶過而往貪之猶以為名今汝獨招愚居焉久留而
不去雖欲革其名不可得矣夫王之時智者用愚者伏用者宜
近伏者宜遠今汝之託也遠乎都三千餘里仄僻迴隱素樹尉之
曹螺蚌之與居惟觸罪擯辱愚陋黜伏者田駸駸以遊汝闢焉以
守汝汝欲為智乎胡不呼今之聰明皎厲矜天子有司之柄以生
育天下皆吏一經於汝而惟我獨處汝既不能得彼而見獲於我
是則汝之實也當汝為愚而猶以為為譴寧有說耶曰是則然矣敢
問子之愚何如而可以及我柳子曰汝欲窮我之愚說耶雖極汝
之所往不足以申吾喙固汝之流不足以濡吾翰姑示子其略吾
茫洋乎無知冰雪之交衆喪我絺源暑之樂振從之風而我從之
火吾湯需而趨不知太行之異乎九衢以敗吾車放而游不知巨梁
之異乎安流以沒吾舟吾足蹈坎井頭抵木石衝行捺棘僵卧曲
蟻而不知怵惕何喪何得進不為盈退不為抑荒涼昏默卒不

元此其大凡者也願以是汗汝可乎於是谿神深思而歎曰嘻
餘矣其及我也因俯而羞仰而呼涕泣交流舉手而辭一晦一明
覽見而莫知所之遂書其對

紀梁公對

楊夔

天后幽中宗之後有不下閭闈移六合之志故徐敬業唐之奇等
於揚州起兵以興復唐室然皆不旋踵而敗遂引用酷吏開羅織
之門以懼伏内外一日狄梁公獨對天后曰吾自用後臣思止來
朝臣知所懼不梁公曰朝廷小人不得天命或有異議然陛下以
未有一實之靈將剪樹而奔之乎錦有一黑之汗將全大而增之
乎養隼者誠欲其執鳥於鳥為乎執鳥於鸞皇乎執鳥而無別不如不
執鳥矣天后默然

答問諫者

陳黯

或問古之士能直諫不君之君者其誰為最曰有諫者齊人茅焦
曰夏無龍逢即殷無比干即曰不以之無而功德相遠耳夫諫者
不獨以言之忠而欲其氣雄不獨以名之章而欲其事立四者克

此焦猶可謂龍
比兼聲婉詞不
失其手

備是為難矣昔嬴政吞噬群雄以取天下其豪自不吝後古初無先故
非必為而諫必拒當遷太后於雍有及泉之誓凡諫者二十七人
矣天下忠赤之士莫不因氣鎖詞是時焦能獨奮勇果不顧其威
肉視虎狼冰顧鼎鑊謬謬造任所去四失俾暴主悔非遷善而從
去言由是骨肉之恩斷而再續臣之義捨而再交諫諍之路塞
而再啟皆由焦之功也嗚呼忘軀徇忠亦諫者之職然死於二十七
人之後不難乎其心哉進諫於二十七人之後不難乎其詞哉斯
可謂言忠氣壯名彰事立備矣豈若龍逢諫桀比干諫紂徒自柔
聲婉詞而又自不免事不立其足為茅先生之徒歟問者喜而退矣

文道元龜

尚衡

天寶初適于平陽平陽太守稷山公則衡之從考舅雅好古道門
尚詞客當今文人相與多矣嘗歎曰取士之道才其難乎或精文
而薄於行或敦行而淺於文斯乃有失其道一至於此顧衡曰吾
嘗語爾知言爾其言之衡私門以文場而進五世鄙雖不嗣忝藉
餘休敢著元龜以叙其事

元龜曰文道之興也其當中古乎其無所始乎且天道五行以
緯地道五色以別方人道五常以別德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
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非五緯孰可以知天非五方孰可以辨地
非五常孰可以化人文之為道斯亦遠矣天人之際其可得於是
乎夫卦始乎二畫文章之闡大抵不出乎三等斯乃從人而有焉
工與不工各區分而有之君子之文為上等其德全志士之文為
中等其義全記士之文為下等其思全思也可以紀物義也可以
動衆德也可以經化之作其善君子之作先乎行行為之質
後乎言言為之文行不出乎言言不出乎行質文相半斯乃化成
之道焉志士之作介然以立誠憤然有所述言必有所述言必有
詞詞必有志有所之詞實而意懇高而調苦斯乃感激之道焉詞
士之作學古以抒情屬詞以物之物勝則詞麗抒情逸則氣高
高者求清麗者求婉恥乎質貴乎清而忘其志斯乃頹靡之道焉
古人之貴有文者將以飾行表德見情著事抒軸乎夫人之際道
達乎性命之元正復乎君臣之位昭感乎鬼神之奧苟失其道無

所指矣君子也文成而業著志士也文成而心喪然今之代其多
詞士乎代由尚乎文者以斯文而欲勸物範衆安邦叙政其難致
乎化成悲夫敢著元龜庶觀文章之道得喪之際悔吝之所由焉

禹誥

陳黯

禹賢益以天下授益采其謳誦所歸卒讓于啓故啓不由父授
而書無典訓黷道其旨作禹誥嗚呼惟位於君惟父於民禪授無
疏親親惟其人德之肖力敵可道之違昵愛不可苟昔堯舜傳人
今吾傳家孰不知其私耶所以然者天人之意然也汝其念之陶
者土之器也持之得其人則完不則毀位者國之器也持之得其
人則治不則亂吾得之惟艱汝繼之無忘其難苟汝後之不克肖
宜復于堯舜之道歸于有德勿以吾傳之為世有之嗚呼不賢而
毀其器俾後源私而罪吾也汝其念之

備說書

白居易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葛伯荒怠敗禮廢祀湯
征諸侯肇祖征之湯若曰格爾三事之人逮于有衆啓乃心正

容明聽予言咨爾先格王有彛訓曰祿無常荷荷于仁福無常享于敬惠乃道保厥邦覆乃德珍厥世惟葛伯反易天道怠弃邦本虐于民慢于神惟社稷宗廟罔克尊奉暨山川鬼神亦靡禋祀告曰罔犧牲以供俎羞予畀厥牛羊乃既于盜食曰罔黍稷以奉粢盛享佑厥稼穡乃困于仇餉今爾無辜焉罪其如之聞曰為邦者祇奉明神撫綏蒸民二者克備尚克保厥家邦吁廢于祀神靈怒肆于虐民寧心須繩契以降暨于百代神怒民叛而不顧擗者匪我攸聞小之復以涼德欽奉天威肇征有葛咨爾有桀克亦厥功其有傲師徒飛車乘葦吾事者有明賞其有罔率職罔戮力不龍命者有常刑明賞不僭常刑無赦嗚呼朕告汝眾君子監于茲次哉懋哉罰及乃躬不可悔

疑經

司空圖

經曰天王使來求金又曰求車豈天王之使私有求於魯耶不然傳聞之誤耳若諸侯之使來求金則謂求可矣若致天子之命於諸侯其可謂之求耶且率土之人與其貨士皆一人之所有

之財守於其子則用不莫不恭命其可謂之乎春秋之旨尊君卑臣豈聖人為魯不為周耶書云天王狩于河陽尚為晉侯諱召天子豈可不為周諱其過哉縱天王制用失節多取於諸侯而欲垂誠即書於周史可矣若書於魯史是悔恪其貨而侮王命也王祭亦不供矣必非聖人之也必若王人責其稽命曷不書曰天王使其責負金償以取金為不文曷不曰天王使來句絕求金是使乎金亦譏在其中矣以是愚疑仲尼書天王使來句絕求金是使乎私自求而徵之也不然求與負文或相近傳寫之誤焉不爾何子夏之徒不能措一言哉拾此而譏訶皆小小者耳

正尸祭

皮日休

聖人知生不足事事之死死不足其思制之生象其死窮其思也尸象其生極其教也夫禮也者以守闕不以廢廢則亂故祀享立尸于廟王則迎有拜有醑尸有禱所以立象生之教也今視唐禮皇帝神降而拜象乎受尸受福于神象乎醑尸嗚呼唐有天下七百三百年其禮典跡然可以蠅蟻魏豈不能守周孔禮制哉

書